

二重奏

DUO by Hirotaka Tobi
Copyright © 2004 Hirotaka Tobi

编者按：

飞浩隆1960年出生于日本岛根县，毕业于岛根大学。1983年9月在《SF杂志》上发表处女作《异本：猿之手》，随后陆续创作了许多中短篇。1992年发表《二重奏》之后，他一度陷入沉寂。直到2002年，他又携长篇小说《废园天使》重返科幻小说界。该小说获得了第24届“日本SF大赏”的提名奖。2005年，飞浩隆的小说《具像之力》获得了“星云赏”最佳短篇小说奖。

是的，我杀了他。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无论将受到怎样的指责，我都无所谓了。我所杀的是世界上最为出类拔萃的钢琴家。如今再也无法听到那种美妙的音乐了。而杀害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音乐上的合作者——我。

充盈在他弹奏的贝多芬加强音当中的那种广阔无垠的自由感觉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再也听不到他为歌曲伴奏时音乐厅里回荡的愉悦歌声了，充其量只能听一听他留下来的录音带而已。

他的死使我们失去了许多原本可能听到的音乐，或许还为此搭上了不少条人命。我为我所杀对象的举世无双而震颤不已。我感到自己罪孽深重，并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然，对这些，我早有思想准备，它们也在我预料之中。

但是，我却从未想过杀掉他之后的心情会是如此愉快。因为杀人之后理应不会这般轻松惬意的。

在此我想事先声明一下，对于自己能否将想要传达的意思准确表达出来，我没有把握。对他我绝无憎恨之意，当然也绝无妒忌之心。他的音乐里充盈着感情，聆听它的时候，别样的感情是无法伺机渗入的。

那么，我为什么会杀了他呢？又为什么会感到“愉快”呢？

现在，就请您听我讲一讲吧。

这是关于几组二重奏——右手和左手、生和死、音乐和感情的一段往事。

1

安东尼奥·萨巴斯塔诺教授的房间在旧楼侧楼的最里面。

长长的走廊越往里走，擦身而过的学生也就越少。在最里面的转角处拐个弯之后，更是连个人影儿也看不见了。春日午后的走廊如同温室般悄无声息，院子里面不知是谁在远远地吹着横笛。突然，我注意到自己的脚步声左右不一致，笨拙的右脚发出的是毫无音乐感的声响。我听着这种步调声，慢慢地走着。

刚一踏入教授的房间便闻到一阵香气。一缕缕轻烟缭绕在窗边，清晰可见。一天必吸三支烟的教授这会儿可能刚好吸完第二支。

“时间和以前一样，是吧？”我看了自己的手表，说道。

“三点的下午茶时间。”

“又不是在家里，想吸烟就吸烟。”教授的夫人是声乐家。所以理所当然，吸烟是在禁忌之列。

“愉快的诀窍在于适当的节制……你来得正好，行



男。”

教授让我在沙发上坐下，邀请的动作还是和以前一样。

“谢谢您的联络。”上个月，我寄了许多封信给教授，而得到回音却是上个星期的事。

“哎呀。真叫人吃惊啊——你在做调音这一行吗？”

“我到底还是离不开钢琴。学习调音愉快极了，再说这工作也未见得有什么坏处。”

“或许吧。”话虽这么说，可萨巴斯塔诺教授看上去就像是听到儿子立志要做理发师的外科医生一样。教授使劲儿搓了搓脸，站起来，将磁带放进录音机的卡座里。

“要是有了合适的钢琴家就介绍给我——你的来信中这么写着。我读了之后马上想起这盒磁带来。这位钢琴家还未登台演出过，也不曾参加过比赛。除了跟他极亲近的和部分相关人员之外，还没有谁听过他的演奏——”

声音从扬声器中传了出来。但并非音乐声，而是低声说话和远处汽车的嘈杂声响。这像是在私人场所录音的，杂音正好显示出了那种围在钢琴周围的亲密感觉。这是一架在日常场合弹奏用的钢琴。

“——可是要让我来说的话，没有一个人会不愿意听到他的音乐。他就是有这样的魅力。”

“行男，我在想，要是有你这样的调音师成为他的搭档就太好了。他比别的钢琴家更需要拥有一位你这样的调音师。”

那些亲热热热的杂音突然中断了，随即从扬声器中传出的是纯净得无法想象的音乐——又岂止是纯净啊。

“这是——”我看着教授。

“《拜尔》^①，第八号，对吧？”

毫无疑问，的确是《拜尔》。没有一个多余的音符，既不讨好，也不炫技，只有自然流淌的音乐。然而，这却是我从未听到过的《拜尔》。耳朵被音乐吸引着，无法抗拒。这是怎样的一种音乐啊。琴声如歌手的歌声一样随音乐回响起伏，钢琴家将自己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即使没有美妙的音色，没有刚劲有力的指法，单凭一个音符也可以让听众流连忘返。当这样的钢琴师亲自弹奏《拜尔》时，音乐美妙得让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拜尔》的纯净——音乐律动的单纯——预言了琴声背后音乐之巅的巍峨和无边无际的自由。正因为如此，这音乐才会如此美妙动人。

后半段弹完之后，钢琴家又轻轻敲出一段和弦转调，升了一个八度之后再次弹起了第八号。或许是由于脚踏板的巧妙处理和手指之间精妙配合的缘故，琴音之中竟然带着与古老的八音盒相似的怀旧情愫。这使我想起了出生以来弹奏的第一架钢琴以及钢琴上金闪闪的“YAMAHA”几个大字来。紧接着，儿时的记忆以锐不可挡之势全都苏醒过来。那是被岁月打下了深深烙印的记忆。不过，与其说是事实的记忆，不如说是感情的记忆。感情的鲜活清晰让我几乎窒息。

……小学时的某个暑假。游泳池周围的水泥地面炙烤脚底板的愉快心情。氯的气味。回家途中，脖颈处濡湿的头发慢慢变干的感觉。

钢琴家开始了第四十七号练习曲。稚气的孩童与母亲玩游戏时的那种氛围使房间里的空气焕然一新。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母亲死了。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向我招手的时候，我感受到的那种不安的黑色。淋上水后崭新的墓碑上映出我的脸庞。从那张脸上斜穿而过的梵香的轻烟。供花的红色花瓣，在我眼中大得令人恐怖。

六十号、七十八号、九十号——

在留学的那座城市相识的恭子。与恭子说过的话。恭子口齿清楚的发音，仿佛首次聆听的音乐般激发了我的感情。第一次抚摸她赤裸的后背时，那种滋润而又健康干爽的触感。让人几近眩晕的强烈欲望。

回头想想，我才发现而今自己的感情是多么地贫瘠。

九十三号、九十四号、九十六号——

我的目光落在了自己的膝盖上。搁在膝盖上的左手小指和无名指由于在交通事故中受伤，如今丝毫无法动弹。右脚齐膝以下装上了假肢，这就意味着不可能准确无误地控制钢琴的脚踏板了。

我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东西，原本存在于我身体之中的许多东西都死掉了。如同运动员的身体机能受到了致命损伤一样，我的音乐机能也不可能死而复生。然而，这首《拜尔》却让我回想起了自己曾经拥有的音乐机能。我不得不再次震惊了。竟然会有这样一种音乐，可以让死去的人意识到自己的死亡。

“行男——”

教授的一声呼唤让我回过神来。

十首竟然全是《拜尔》。大概连五分钟都不到

①拜尔（1803～1863）：德国钢琴家，钢琴教师。他编写的《钢琴基本教程》被人们简称为《拜尔》，收录有简单小曲109首，是钢琴初学者的入门教材。



吧。曲终之后，仅残留下方才仿佛被带往某处的记忆和感情。即便如此，我的内心仍然感到十分满足。

“他是个怎样的钢琴家？哪个大学毕业的？”

“还不能告诉你。这儿还有以前的录音呢。是十多年前的，录音的时候，他才十岁左右。”

我点了点头。

“要不要见个面？”

“嗯。”

“做他的调音师吧。”

“嗯。”

“我就知道你答应了的。我先来联系一下吧。”

“那就拜托了。”

我站起身来。

“怎么？这就要回去了吗？”教授一脸惊讶地问道。

“我还要去趟别的地方。”

“唉，就算我问你要去哪里，你肯定也不会告诉我的。你这冷冰冰的臭脾气真是一点儿也没改啊。”

“这正是我演奏上的缺点，五年前就被教授说过了。不过，我倒不这么认为……”

“你看你看，又来了。你总是这样一意孤行。”

“或许是吧。”

“你啊，就像是一个人抱着膝盖坐在黑黢黢的洞穴中一样呢。”教授虽然是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说的，可我知道，他很心痛。

“的确如此。”

教授或许有点儿惊讶吧，有的时候我说话也很坦率。

“心情不好？”

“没那回事儿。没关系的。”

离开母校后，我顺路去了花店，然后坐公车到了恭子的墓地。

坟墓一言不发，整个墓地还是像往常那样静悄悄的。墓碑是为活着的人而设的，为了让生者在墓碑上映出自己的脸庞。生者心里其实知道，这里一个死人都没有。因此，活着的人可以在这里小憩片刻。

自恭子在车祸中丧生已经过去三年了。

将她葬在这里，葬在异国，到底是好是坏呢，最近我渐渐有点闹不明白了。虽然躺在病床上

的恭子自己也曾这么说过——我们在这个国家相遇，若我死了就把我葬在这里吧——但或许是因为恭子知道，一心想要弥补过错的我比较容易接受这句话，所以为了减轻我的心理压力，她才这么说的吧。

从墓地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快沉下去了。

我踩着左右不太协调的步骤，踏上了归途。

2

一个月之后有了消息。

据说那位钢琴家将在国家广播电台录音室试录唱片。

在电台收发室讲明自己的来意后，一位有几分面熟的男子乘电梯下来了。壮年，矮个，身材略显富态，双目炯炯有神。额上有着与其年龄不符的皱纹，但皮肤却是粉红色，看上去很健康。动作干净利落。男人与我握了手。他的手干爽、温暖而又有力。

“您就是绪方行男吧？”

“嗯。”

“一直在等您来呐。”那张和蔼的圆脸上露出了微笑，“萨巴斯塔诺教授也在上面。走吧。”

男人在电梯里做了自我介绍。他叫克雷格·穆阿弗托，是瑞士一家非主流唱片公司“音乐空间”的管理者。虽然“音乐空间”是家策划与制作均由一人承担的小公司，但由于公司有着优秀的录音设备和备受行家青睐的种种企划，所以拥有众多的支持者。我在杂志的采访报道上好像见到过他。在电梯中与他交谈过后，我发现自己对他的印象竟然与报道完全一致。的确，他对CD制作怀有无比的热情，并且对音乐也充满了敬仰。同时，他还有保持公司良好运转的经营手段。总之，我对他感觉很是不错。

调音室里面大家正在喝咖啡。隔音玻璃对面灯光耀眼，不怎么看得清楚。

“今天是为广播录音，同时试灌唱片。”

“还没登台表演过，怎么待遇这么优厚？”

“关于这位钢琴家，您听说过什么吗？”

“我可连名字都没听说过呢。不过，好像情况很复杂呀。”

“复杂倒不复杂。最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不……”穆阿弗托微微笑道，“也可以说，问题不止一个。”





穆阿弗托故弄玄虚的回答让我有点生气。不过，我还是跟在他身后，穿过了录音室厚厚的大门。

我在后面将门关上后，突然感到了一股异样的冷气。

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冰箱中一般。

我先是闻到了一股鸡肉的腐臭味。接着是令人颤抖的空气的触感，湿漉漉的，冷得让人恐惧。如同被卡在驾驶座上，由于出血导致身体逐渐变冷而在死神面前认输的那种感觉，清晰地回到了我眼前。在这种有如濒临死亡般的鲜活感觉面前，我刚刚想要大声呼喊，却又突然像从噩梦中惊醒一般回过神来。死亡的冷气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心中闪过一丝不快，这感觉犹如在凶宅里用抹布擦脸一样。

一股浓郁的咖啡香味弥漫在空气中。

我闭上眼，将方才的错觉从脑海中驱赶出去。

随后，我睁开眼睛，眼前是录音室。

两支主麦克风 and 数支辅助麦克风围绕在三角钢琴的四周。萨巴斯塔诺教授站在林立的麦克风外圈，在他旁边的是位头发乱蓬蓬的高个子女士。而钢琴的对面似乎还有两个人。到底哪一个才是他呢？

“哟，来啦！”教授朝身旁的女士使了个眼色。

“那就是行男。”

我刚绕到钢琴键盘的那一侧，原本坐在椅子上的两个青年便一起朝我这边走过来。

我有点怀疑是不是我的眼睛出了问题。

他们两人完全是同时朝我点头致意，脸庞也一模一样。浅色的鬓发，仿佛有些羞涩的蓝色眼睛，薄嘴唇，尖下巴。

穆阿弗托向他们介绍了我。

“德勒斯、克劳斯，这位是绪方行男，专门为你们调音的。绪方君，这位是德勒斯·格拉纳纳维兹，负责右手部分。那一位是克劳斯·格拉纳纳维兹，负责左手部分。他们两都是十九岁。”

联弹吗？孪生兄弟的二重奏？《拜尔》是由两人共同完成的？一瞬间的思维混乱之后，我又往两人的中间看了一眼。直到这时我才发现——他们只有一个身体。

从头一直到肩膀，两人都是分开的。然而从胸部开始，德勒斯和克劳斯的身体便像是紧紧依偎在一起一般，越往下越靠得紧。到了腰际，两人的身

体完全合在了一起。德勒斯的左胳膊和克劳斯的右胳膊消失在两人身体的中间。

“初次见面……”

我几乎是含混不清地做了自我介绍。不过，“他们的回答”我却记得十分清楚。

回答我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站在孪生兄弟旁边的高个子女人噙着嘴唇，发现我在看她之后，立刻冲我一笑，然后又继续说道：“见到您非常高兴，以后就要拜托您了。”

格拉纳纳维兹的手——德勒斯的右手和克劳斯的左手——娴熟地比划着，她再把他们的手语翻译出来。

“我不能说话，耳朵也听不见。所以希望您能协助我们演奏，请多多关照。”

德勒斯和克劳斯看着惊呆了的我，嗤嗤地笑了起来。

“好啦，放轻松点儿。这里的茶很不错的。”

话刚说完，她就“扑哧”地笑出声来。教授和穆阿弗托也笑了起来，剩下我一个人傻瓜似的呆呆站在那里。

萨巴斯塔诺教授说：“他们说初次见面，想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事先没和您说明他们的情况，真的很抱歉。”

格拉纳纳维兹兄弟继续借由女人的声音自我介绍道：“不用担心。只有音乐，我可以很好地听见——旋律、音色、感情，我全部都能明白。音乐当中的东西，除了声音之外，我都听得见。”

格拉纳纳维兹兄弟二人一起微笑着，将手指放在琴键上，弹起欢乐的进行曲，向我表示欢迎。这是一首激荡人心的曲子，有一种讨人喜欢、如同笑靥绽放般的意境。

这到底是怎样的两兄弟呢？

3

“绪方……是你吗？”

我循声回过头去，原来是杰奎琳。

“果真被我猜中啦。看这背影像是在发呆的样子，就猜到肯定是你啦。”

杰奎琳说着呵呵地笑了起来。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这里是市内最大的书店的乐谱卖场。位于大厦地下一处很宽阔的楼层。虽然颇具现代风格，但却





很幽静，给人一种相当舒适的感觉。

“还用得着问吗？我好歹也是拉大提琴的呀。”

“啊？”

这位手语翻译名叫杰奎琳·梅森。年龄可能与她相仿，也可能要年长一些。今天她的头发也是乱蓬蓬的；脸上没有化妆，服装简洁、干净利落；两脚开立，给人一种似乎是用尽力叉开双脚站立的感觉。总而言之，她身上有种野战医院的护士休十天假后的那种气质。虽然很瘦，体格却很结实，身材高挑。或许她确实是适合拉大提琴吧。拉大提琴需要有力的手腕和脊背。

我那么一说，杰奎琳似乎是很开心地笑了。大嘴，唇很厚。虽然这破坏了她五官的平衡，但恰恰因为如此，反倒替她增添了不少魅力。

“就是，我长得比较粗犷，又有蛮劲儿，头发也乱蓬蓬的，的确比较适合去拉大提琴。”

杰奎琳张嘴“哈哈”地笑起来。她笑起来的样子很讨我喜欢。我也不知该如何形容，总之，她的笑容也好，呼吸也好，都给人一种大气、放得开的感觉。

“或许是吧。”

“你还没说你想听我演奏呢！”杰奎琳将手放在腰间，歪着头微笑着说道。

“……是啊。”仔细想一想，迄今为止我好像还没有对谁说过“我想听听你的演奏”这句话，“嗯，那我就试着听听看吧。”

杰奎琳又一次咧开嘴笑了。

“你有时吗？能陪我喝会儿茶吗？有些话想跟你聊聊。”

“好啊。”

杰奎琳将抱在胸前的巴赫的乐谱向收银台递去，我跟着她走了过去。

收银台贴着巨幅海报，是为了纪念设立卡拉扬^①奖而特别发售的五百张CD套装。五百张，这似乎是一个让人头晕目眩的数字。

“如果格拉非纳维兹他们也能留下这么多作品的话，那可真够豪迈的啊！”

采用“格拉非纳维兹他们”这样的措词听起来让人有一种棒球或是曲棍球强队的夺人气势。我喜欢这种叫法。

“不过，五百张不觉得太多了吗？”我说。

“太多？”

“作为个人留下来的录音来说，分量是不是

太——”

“是吗？可能是因为你胃口小吧。”

“胃口小？”

“我呢，胃口就特别大，是很贪心的那种人。

如果我有那种才华的话，留下来的CD可能会有一千张，甚至两千张。比如说，我要是像格拉非纳维兹他们那样才华横溢的话——”

我想起了那天在录音室的试音演奏。真是出人意料地难啊！对于别人的演奏，我不是听，而是习惯去分析。从节奏、音量的分配，细微的乐句划分，到发音的清晰度，力度的强弱，只消从头到尾听上一遍，我便能全部记住。对于音乐，我当然是感动万分。不过感动之外，在我的大脑里还有另外一个境界，在那里随时都有一个分析家在不辞辛劳地勤奋工作着。我在感动的同时，经常会向这个分析家询问意见，为自己的感动寻找证据，或是冷眼相看。

但是，在听李生兄弟的演奏时，我却使不出这些小伎俩。

那天的演奏真的很特别。李生兄弟的音乐里面洋溢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强烈感情。

乐谱里面记录着作曲家跌宕起伏的情感，而这样一种情感是由演奏家来释放。过程虽然很难，不过倘若机缘巧合演奏成功的话，听众会同时为这两类天才的感情所牵引、玩弄。

那天的录音室里洋溢着如同教堂风琴乐声般激烈动荡的强大感情。演奏完毕时，我仿佛沉醉在身体中流淌着的某种感情之中，突然间连曲名也无法回想起来。

“这一奇迹难道是李生兄弟的残疾带来的特殊恩宠吗？”我话刚说完，就听到一句“真叫人吃惊”。

杰奎琳吸了口卡布其诺，一脸惊讶。

“你也太平庸了吧。”

咖啡馆内十分拥挤，可她却不客气地大声说道。

“太过分了。”我到底还是生气了，“有这样说话的吗？”

“你可能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安排那样的初次见面吧。他——十分清楚自己给别人的印象。如果你是他那个样子的话，你希望别人怎样看待你？残废造就奇迹的天才？你希望别人这样待你吗？你希望那种少有的才能被如此乏味的广告词来包装吗？”杰奎琳直视我的双眼，咄咄逼人地问道。





道，“格拉菲纳维兹对你充满了期待，所以才会费尽心思向你展现自己。这个方法可是他费了很大力气才想出来的。他希望你看到的是真实的他，而不是广告词。”

沉默持续了片刻。

“你当过志愿者吧？”

“是的。我和他是在残疾儿童疗养营上认识的。有一点要事先声明一下，他也是做志愿者的，弹钢琴给孩子们听。”

“可是就算略过身体的残疾不谈，格拉菲纳维兹也是位很特别的钢琴家。”

“真叫人吃惊啊！”杰奎琳越发做出吃惊的表情来，“怎么可以略过不谈呢？正是有了这样的身体才有这样的演奏呀。两个人分别拿出一只手来一起进行一个人的演奏，不正是如此才有了他的音乐吗？”

如果换作是现在，我可能就不会听漏吧——杰奎琳并没有称呼孪生兄弟为“他们”。我是后来才知道缘由的。那个时候，我只是一心关注着格拉菲纳维兹令人惊异的才能。

我把话题岔开了。关于格拉菲纳维兹兄弟，还有一件事让人惊讶，那便是他们的听力。

“据他说，他大概是在十岁左右失去听觉的。我想，在这之前，格拉菲纳维兹他们已经达到了一名音乐学院普通学生的水平，完全掌握了钢琴演奏的基本技巧。而且，钢琴的声音跟弦乐、管乐不同，它是能够‘看得见’的音乐——手指放在不同的琴键上，相应的音符便会随之流淌出来。”

“真叫人吃惊啊！”这回轮到我说这话了，“仅凭十岁的记忆能做什么？和音并不仅仅是手指间的配合而已。演奏者必须根据音乐中的脉络，将一组和音弹出上千种变化来才行。如果是音乐会，那么情况更复杂。每个音乐厅的音响效果都不相同。即便是同一架钢琴也会因为一个小小的音调而导致音色上的全然变化。脚踏板和键盘一样对整个音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有的时候，脚踏板可以控制键盘不发出声音。所谓钢琴家，就好比是一位精密仪器的操作员，而调音师就是这台仪器的技师。要想弹奏出理想的音乐，钢琴家就不能不跟调音师好好合作。除此之外，一位出类拔萃的钢琴家还必须一边弹琴一边全神贯注地听琴，这样才能够驾驭全场。”

“可不是吗？”

我注意到杰奎琳偏头微笑着。在我之前，她已

经这样谈论过有关钢琴的事情了？

“但是，行男，他不正在表演这种绝技吗？”

“我知道。《欢迎进行曲》。在左手配合的和声部分漫不经心地加入了许多名曲的片断。其中任何一个片段都需要十分了得的功力才能驾驭。然而这些却被演绎得如此不动声色，若是没有超乎常人的听力，实在难以做到。这也正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地方。”

“嗯……这个嘛，到底要不要说呢？”杰奎琳倒也没有犹豫什么，“我觉得呢，他其实是听得见声音的。”

我也点了点头。

“那么，他在撒谎？”

“我认为不是。撒那种谎，没有任何好处呀！不过，给他做了听力检查，器官方面并没有任何异常。耳朵功能完好无损，不可能听不见。工作人员们都认为或许是心理障碍。什么东西扼杀了他本该听见的声音。这可能是一种心理抑制，不想让他听见声音。”

确凿无疑的口吻。如今想起来，这一点我当时也应该注意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抑制啊？”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又怎么会清楚呢？”

杰奎琳嘟着嘴，似乎嘟哝了一句。她这样一嘟嘴，我越发觉得她的嘴唇有一种特别的魅力，让人印象深刻。

“说了这么多，真对不起。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和格拉菲纳维兹能够早些熟起来。他很需要你。”

“需要我？”

“是呀。你还不明白吗？格拉菲纳维兹被你吸引了呀。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好像对你很有兴趣的样子。”

“说到兴趣……我倒是对格拉菲纳维兹的耳朵很感兴趣。”我突然想起件事情，于是脱口问道，“比如说和其他人合奏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你是拉大提琴的吧？”我看了看桌上的乐谱，漫不经心地问道，“你和格拉菲纳维兹合奏过吗？”

“合奏过……棒极了。”

我盯着杰奎琳的眼睛，不再发声。

她的眼睛里突然发生了一种奇异的变化，真没想到竟然会有这样一种拒绝方式。先是肯定“合奏过”，由此便拒绝再做更多回答。碰了这么个钉子后，我无法再问下去了。





出了咖啡馆后，我们就道别了。
我们下次见面是在那间录音室里。
那是格拉菲纳维兹第一次灌唱片的日子。

4

“这次怎么样？”我装作没有听见杰奎琳的声音，自顾自地向李生兄弟招手，“弹弹看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格拉菲纳维兹兄弟让助理扶着坐到椅子上，然后把手放在琴键上面，轻轻按了按琴键，像是要测量琴键的键程似的。弹了几组和音之后，两兄弟停住了动作，不过手指还是按在琴键上。他们似乎是在用手指感觉琴声的混合与消逝。

如此将近一分钟后，李生兄弟开始用双手弹奏音阶。手指一边在琴键两端来回跳跃，一边突然像是准备弹奏断音似的快速飞掠而过。紧接着，手指的运动又如同在测量琴键反跳的速度一般。不久，格拉菲纳维兹突然停止了弹奏。

“不行。”杰奎琳翻译道，“必须柔和点儿，还要再柔和一点。”

“无理取闹！”

我敲着琴键，记不清今天这已是第几次了。琴声好似又松又软的绒毯，这种柔和已经超过正常程度了。钢琴的音质变得甜美而又轮廓模糊。

“这可是按照你们的要求调出来的音色，琴键很重。这样的键盘弹起来可能难以收放自如——”

“这不是你要操心的问题。弹钢琴的是我们。”

从早上到现在，四个小时了，全是此类有关钢琴的争论。

我当琴手的时候，并不会去要求这种暧昧的音色，反正弹琴时可以自己控制。而李生兄弟如此执著于音色的调整，这着实让我感到意外。我甚至觉得他们相当讨厌。老实说，他们这样做简直就是在胡闹。

我缩了缩肩膀，朝调音室的穆阿弗托看了一眼。他托着腮，扬了扬眉毛，似乎想说：缩肩膀不也挺麻烦的吗？由于钢琴的音色没有敲定，一切工作都暂时停了下来。

“已经一半点了。”穆阿弗托对着麦克风嚷道，“我都快饿瘪了。先吃饭吧，或者说稍微休息一下嘛。”他一边说着，一边走进录音室，手中的

托盘里面摆着三明治，“让头脑冷静下来后再开工吧。”

“凉了哟。”三明治干巴巴的样子。

“格拉菲纳维兹他们好像很高兴呢。”杰奎琳凑到我的耳旁悄悄说了一句，“他们说：‘现在可不是相互客气的时候，不然，结果会如何？’哈，一副斗志昂扬的样子。”

但是，这结果你们自己能听到吗？我在心里嘟囔了一句。

演奏家究竟为何而演奏？

金钱？名声？艺术？或是为演奏时的那份快乐？

也许每一种答案都对。说得极端一点，有的人是专门为了在乐坛争权夺势而演奏的，当然这也无可厚非。但是格拉菲纳维兹他们却并非如此。他们并不能听见自己的音乐。对于音乐家而言，自己的音乐就如同运动员的身体一样。不管你想要飞多高，这始终是你的起点。而格拉菲纳维兹他们却是从一个没有根基的地方出发的。

他们的原动力是什么呢？为什么而弹钢琴？或者说，他们想弹给谁听呢？

我找时间问问他们。我想着这些问题，又开始了工作。在琴槌的毛毡上缝上垫子，以调节琴键的敲击力度。调节音色是一件相当微妙的工作。控制倍音^①，突出基音^②。不管怎样，首先要注意的是“柔和”，这是琴手的要求。

录音试播之后，引起了意料之外的反响。不仅仅是听众的反应相当强烈，就连经纪人和推销商的询问也纷至沓来。

今后将定期播放格拉菲纳维兹氏（穆阿弗托只点明了姓氏）的演奏，同时由“音乐空间”制作的二十张唱片也会初次亮相。另外，格拉菲纳维兹氏暂时将不举行任何舞台活动。这些消息经广播播放出去后，外界对唱片的期待以及对钢琴家为何逃避舞台的臆测，使得反响更为剧烈。

如此一来，格拉菲纳维兹的名字便成了一个“谜”。

“喂，这次怎么样？”

我佯装没有听见杰奎琳的话，向李生兄弟招手示意。

李生兄弟一副初次弹琴似的神情，测了测琴键的键程，双手在钢琴两端走了一个来回，便停了

①倍音：由弦的各等分段振动而产生的音叫做泛音或倍音。其振动频率是基音频率的整数倍，不易被听出。

②基音：由全弦振动所产生的音叫做基音，听得最清楚。





来。

我正要起身时，录音室内突然发生了爆炸。

我记得确实好像是爆炸。像是什么地方被打了一鞭子，接着堵塞住的声音一泻而出。这是一种无法用其他言辞来形容的声音的洪流。激烈地闪着光的声音。悠扬柔和的乐句。孪生兄弟脸上刚浮出笑容，爆炸音便卷了一个旋涡，《汉马克拉维亚奏鸣曲》^①骤然鲜活地回响起来。我注意到这一点时，二人的双手已离开了琴键。这一瞬间所展现出来的技巧实在是完美无瑕，令人叹为观止。强韧的手指，纯熟的驾驭能力。松松的琴键中飘出的乐声聚敛得规规矩矩。每一个音符也都宛如小树的嫩枝般柔软，一个个串联起来形成了“音乐空间”。

强劲的、毫无畏惧的声音。

如此反应迟缓的琴键，如此轻柔美妙的琴音。若非巧妙地用力叩击琴键的话，是绝对弹奏不出这种乐音的。这些都源于孪生兄弟的精心计算以及将其付诸实践的手指的力量。

“好了，可以了。”

杰奎琳说道。格拉菲纳维兹从琴键上抬起手来，向我鼓掌。接着就急不可待地打起手语来。

“谢谢！就是这个声音。”

说着，孪生兄弟从特别定制的椅子上站了起来。杰奎琳赶紧和助理站在两边搀扶着。

“只有您调出来的音色最接近我们的需要。谢谢！我总算可以用自己的声音来弹奏了。”

用如此危险的姿势站立着的格拉菲纳维兹的脸，我至今无法忘记。两人都满脸通红，眼里噙着泪水。他们伸出手，像是要搂住空气一般地挥动着，似乎想把我紧紧抱住。他们的动作与弹琴时截然不同，让人觉得有些不安。这些我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这举动让我惊慌失措。孪生兄弟对我表现出来的好感太突然、太猛烈了。在杰奎琳的眼神提示下，我才慌慌忙忙地伸出手把他们抱住，让他们亲吻我的双颊。而与此同时，我第一次有了一种说不清楚的内疚感。

随后我猛地一下子明白过来了。迄今为止，他们承受了多少不安与矛盾，而他们又是多么渴望能够拥有“自己的音乐”啊。

那种久违的强烈追求自我的感觉。或许自从孪生子死后，我就一次也不曾有了。

我战战兢兢地用两只胳膊搂住两人的背。孪生

兄弟的背部和骨骼惊人地结实。为了更好地弹奏钢琴，必须花时间去下功夫锻炼，以积蓄这样的力量。然而对于十九岁的年轻人来说，这力量未免过于强悍了，我再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更用力地搂了搂两人。

5

结果正式的录音被延到了第二天。原因是孪生兄弟说他们太累了。

穆阿弗托他们也加入了这顿晚餐，着实非常愉快。我或许是白天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吧，话多得连自己都惊讶。而且，格拉菲纳维兹他们的“谈兴”也是相当地浓。他们的手语堪称“雄辩”。

“‘萨巴斯塔诺教授那边得过去好好感谢一下才行。绪方君，你调的音真是太棒了！噢，你的表情有点奇怪呢……放心好了，别的不说，钢琴的声音嘛，靠这个（说着动了动手指给我看）还是听得见的。手指只要一放到键盘上，调音师的功力如何，立马就知道啦！今天那个音真是太好了！从来没遇到过那么好的音色，简直就是所谓的长得最高的苹果——虽然小，但却沉甸甸的，而且可口之极！’——喂，我说，德勒斯、克劳斯，你们能不能让我稍微休息一会儿？眼看着这些菜一个个都凉了。”

杰奎琳抱怨道。

“我们的手指既能弹钢琴，又能听音乐，甚至还可以这样聊天。杰奎琳，你也要试着练练一边翻译一边吃饭的本事才行啊。”——呃？我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提要啊。

听到这句话，大家都笑了起来。

大概是因为高兴的缘故吧，打算与在座的各位相熟识的我，问了一个很突兀的问题。

“德勒斯、克劳斯，你们是为谁弹奏钢琴呢？”

孪生兄弟稍作思考后答道：“为了无名。”说完，他们微微一笑。席间顿时悄然无声。

“他是谁？”

“无名，没有名字的人。”

孪生兄弟脸上浮出恶作剧般的笑容，之后便不再作答，说起舒曼^②校订版的事情来。

兄弟二人的谈话非常巧妙。两只手的行动配合十分默契，畅通无阻地引领着餐桌上的话题。不



①《汉马克拉维亚奏鸣曲》：贝多芬第29号钢琴奏鸣曲，要求一个人进行双手四个独立声部的演奏。

②罗伯特·舒曼（1810～1856）：德国作曲家、钢琴家，浪漫主义音乐成熟时期代表人物之一。



过，最妙的还是表情。虽然两人大多数情况下表情不同，但显而易见的是两人都处于同一精神状态之中。一种感情，两种表情，这弥补了孪生兄弟在语言上的残疾。

音乐或许也是如此。他们二人共同拥有一种音乐（乃至感情），并用两个身体来演奏。这使得那样一种演奏成为可能……醉得一塌糊涂的脑子里想着这样的事情，倒让我感觉十分愉快。

“或许我不久便不会再称呼孪生兄弟为‘他们’，而是自然而然地称呼‘他’了吧。”晚饭之后，我和杰奎琳去了街上的酒吧。在那里，我如此感叹了一番，头脑里却是一阵眩晕。

“哎呀！我早就这样叫他了。”杰奎琳笑着说道。往上拢起的头发散发出一股香味，“你没注意到吗？”

“是吗？”

“是的。我不管什么时候都说‘他’！”

杰奎琳喝了不少酒，嗓门很大。她的话语里面仍有着从前我曾感到过的拒绝。

杰奎琳对着吧台里面的镜子，突然缄口不言。她用力卷起衬衣袖子，将手搁在吧台上，用头枕着。

“啊！真舒服。”

肌肉结实的手臂格外美丽。我的视线不由得从杰奎琳的侧脸转移到了她的胳膊上。

“人家的胳膊有什么好看的呀！”

“那倒不是。只是觉得你的胳膊很美。”

“很壮是吧？”

“很结实呐。”的确很结实，“但是也很美。”

“你这个人啊，”她似乎感动了，说道，“嘴可真甜。这是在夸我哦。”

才停了一会儿她又说开了。

“喂。”

“什么？”

“你说格拉非纳维兹他们是处男吗？”

我一时语塞，杰奎琳（虽然已经有点醉了）看上去相当认真。

“喂，他们肯定还没有经验呐，一定是这样的。”

杰奎琳靠在吧台上，噙着嘴唇。我被她的嘴唇深深吸引住了。简单地说是情欲。

“你关心这个事？”

“是的，我关心。”

原来如此。

杰奎琳对格拉非纳维兹他们怀有爱慕。仔细想想，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可是，我的心里却突然涌起一股一触即发的感情。

别这样。我心里这么说着，一边伸过手去，想把她搂在怀里。我这是在妒忌吗？连我自己也半信半疑。一不小心，我抓空了吧台的边缘，身体摇摇晃晃地倒在她的肩上。我把抓住她那裸露在外的胳膊，她的头毫无抵抗地靠在了我身上。刚刚就嗅到过的头发香味此刻更加强烈地散发出来。温热的气息撞击着我的颈部。有一个很柔软的物体轻轻压上了我的喉头。是嘴唇。杰奎琳正在轻吻我的颈项。从她那小巧而坚硬的牙齿和濡湿的舌头上，我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她的欲望。

我意识到，今晚将和杰奎琳睡了。我记得心中荡漾着一种类似安心的愉悦。然后我明白了，刚才的感情的确是妒忌。

“和你睡觉——”我一边望着天花板一边说道。

“怎么了？”

“——那感觉就像躺在马厩中的干草垛上一样。”

我正想着杰奎琳会不会咬我的肩膀，突然听到“扑哧”一声，她笑了。

“你这可是在表扬我。”

“你知道的。”

杰奎琳身体轻轻一动，体味便从毛巾被的缝隙里强烈地散发出来。青草热气和野兽体臭混合而成的味道并没有让人感到不快。在我看来这反而证明了杰奎琳的存在——肉体的存在。亚麻色的腋毛和耻毛，毛茸茸的，干爽而温暖，触感很好。将鼻子贴近她乱蓬蓬的头发时，也是毛茸茸的，如同干草般舒适。

“行男——”

“嗯。”

杰奎琳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有些清醒了。

“真是不可思议！竟然会和你发展成这样。”

“嗯。”

我移动了一下手。指尖触碰到了她又小又硬的乳房。不过，立马被推了回来。那手劲儿让我感受到了与之前的拒绝相同的东西——安静却又异常强烈的拒绝。





“你怎么会和我上床的？”

“因为我想抱你。”肉麻的话我可说不出来，“就是这样。”

“谢谢。我也是。我也想抱你。很想。但这种想法到底是谁的呀？是你我的？还是别的什么人的？”

我不明白杰奎琳究竟想说什么。

“喂，”杰奎琳在我耳边低声道，这声音里面有种叫人吃惊的紧迫感，“告诉你件有意思的事情。”

“……”

我正想着如何回答的时候，突然感觉背上一阵寒气袭来。这是预感不祥事件即将发生时瞬间的颤栗。

“咚”的一声撞击。

似乎是空气的团块从天花板直直地朝床面坠落下来。

冷气。

尸臭。

它们团在一起，落在我的膝部。紧实、坚固的冷气团块“啪”的一声落在床上，逐渐扩散开去。

窗户紧闭的房间里面，毛毯“吧嗒吧嗒”地扇动着。我们赤裸的胸部以上，瞬间便冻结、凝固了。我猛然间向上提了提被子，将杰奎琳紧紧抱住。然而，逼身袭来的寒气和臭味令人感到无比窒息。

与以前一样，冷气突然间不见了踪影，臭味也消失了。

毛毯里面仅仅残留下我和杰奎琳的体温。然而，我们知道冷气和尸臭已经深入骨髓。这应该是谁的恫吓和警告。恐吓声的残音响彻了整间屋子。我和杰奎琳紧紧地拥抱着，却感觉不到丝毫温暖。

我想起了躺在病房里的恭子的脸庞。

脖子以上完全被绷带裹得严严实实，只留下鼻孔和嘴接触空气。那张嘴以及里面的牙齿已经被毁得面目全非，根本看不出那是恭子。

还是忘了吧。突然觉得好像有谁在笑我。

“格拉菲纳维兹他们——”沉默良久，杰奎琳突然开口说话了，却觉得好像从她口中悄悄泄漏出一丝腐臭。她自己也觉察到了，压低了声音说着。

“嗯？”我装作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似的问道。中断的对话又恢复了。

“——格拉菲纳维兹他们有心电感应呢。”

她迅速结束了这番话。也不知是不是担心那股

冷气会继续吹下去的缘故，杰奎琳有些害怕地缩了缩脖子。

6

也许“心电感应”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词语，所以我印象很深。拥有“心电感应”能力的人们可以洞穿对方的心思，也可以不用语言直接进行思想的交流。

我并不惊讶，也没有觉得不可思议。能够如此那般地演奏钢琴，有心电感应能力也是理所当然的吧。然而，杰奎琳在说“心电感应”这个词的时候，是轻声咕哝的，就像小心翼翼地悄悄放下什么东西一般。这使得我总觉得这床上仿佛有个变幻莫测的家伙赖着不肯离去。杰奎琳讲起了格拉菲纳维兹他们的故事。

格拉菲纳维兹他们一九八九年毕业于波兰，父母是一对公务员。

实施分离手术并非易事。好在孪生兄弟的情况相对较好，他们各自的身体中都有一整套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器官。但他们父母希望等他们长大储备了足够的体力之后再实施分离手术。

然而直到现在，手术都未能实施。

或许可以算是一种不幸吧。在那家大学附属医院里有一位从事儿童心理学研究的权威人士。对这位专家而言，格拉菲纳维兹他们是难得的研究对象。更何况孪生兄弟还拥有弹钢琴的天赋。

孪生兄弟的天分被及时地发现了，他们也得到了适当的指导。实施指导的就是方才提及的那位专家——克拉拉·凯奇。

“那家伙在钢琴方面很有自信，在学院里经常搞一些室内音乐或是政治沙龙之类的——是个很招人讨厌的老太婆！”这是杰奎琳的注释。

在即将迎来两周岁生日的一天，孪生兄弟拨弄了一下琴房里的键盘，之后便与钢琴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在懂音乐的护士小姐的指导下，以惊人的速度学会了运指方法。他们敲击琴键时的默契配合瞬间赢得了如潮好评。于是，听到传闻的克拉拉来访了。曾经立志要成为一名钢琴协奏曲演奏家的克拉拉一眼就发现了孪生兄弟的惊人天赋。

第二个星期，孪生兄弟换了病房。

克拉拉在对他们进行音乐启蒙教育的同时，做了严密的观察记录。这样一来，兄弟二人能够尽情





敲击琴键，专家也可以在准备论文的同时培养天才。总之，他们过得很幸福。

然而，这样的幸福生活连一个月也没维持到。

孪生兄弟在语言方面发育迟缓。在那之前，二人的语言能力是很早熟的。但后来却渐渐地不再开口说话，眼看着词汇越来越少。有人怀疑他们大脑有问题。然而，克拉拉明白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不仅仅是话变少了，原本性格迥然不同的兄弟二人，连个性的差异也日益淡化了。

克拉拉猜测这可能是钢琴的原因。因为两人努力用一种方式唱歌的时候，个性可能也会趋于一致。这或许并不是一个专家应有的想法。然而，克拉拉却只能这么认为。

克拉拉希望孪生兄弟出院，这让兄弟二人的父母很是不解。当克拉拉提出暂时由她来照顾孪生兄弟时，这对夫妇更加不知所措了。然而，最终他们不得不答应了克拉拉的要求。因为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即便是做了分离手术，兄弟二人也未必能够正常说话。而且，目前病情还有恶化的可能。经人这么一劝，想必没有哪位做父母的可以拒绝。

孪生兄弟搬到了克拉拉准备好的房子里。虽然兄弟二人还是第一次在医院外面生活，但由于有克拉拉的保护，所以也没什么不同。虽然他们也闹着出过这座房子，但是外面孩子们的世界对格拉菲纳维兹来说太残酷了。在出了几次麻烦之后，孪生兄弟愈来愈内向，终日待在宅邸高大的练习室内与钢琴为伴。一年、两年，终于第三年也快结束了。

格拉菲纳维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抱怨耳朵感觉不适的。演奏的时候会经常听不到声音。两人都说，声音会突然间完全中断。然而，经过检查却并未发现有什么异常。虽然医生推测可能是心理方面的原因，却也毫无对策。就这样，“无声症”波及到了日常生活，不久孪生兄弟就完全听不到声音了。这对克拉拉打击很大。不过兄弟二人不仅没有受到如此大的打击，还仍旧坐在听不见声音的钢琴前面，像往常一样继续弹奏。“除了声音以外，我全都听得见。”据说当时格拉菲纳维兹就曾经这么说过。

从那时开始，克拉拉便心存疑虑，并且叫来了从前与她一同在政府的研究机构工作过的某位男士。他也是一位超级的心理专家。

第一次与孪生兄弟的见面使这位心理学家异常兴奋。他对孪生兄弟进行了几番测试，又约好了下一次见面的时间，然后便兴致勃勃地回家去了。然

而，他与孪生兄弟的第二次见面却再也没有兑现。第二周，克拉拉因心肌梗塞倒下，再也没有起来。由于克拉拉的死，孪生兄弟终于可以回家了。

“全家搬到了伦敦。有一位慈善家听说了格拉菲纳维兹他们的故事，自愿资助他们，保障他们的医疗。据说这位慈善家一直资助着许多位像格拉菲纳维兹他们那样有天分的儿童。他是萨巴斯塔诺教授的一位朋友。”

“快讲讲心电感应吧。”

“好的。正如你所猜测的那样，那位心理学家注意到了格拉菲纳维兹兄弟之间的心电感应。测试的结果似乎表明，两人确实拥有超能力。我因为懂得手语，所以很快就注意到了这点。他们两手间的配合的确非凡。因此我便直截了当地问他们究竟是怎么回事，而他们也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因为有了心电感应，德勒斯和克劳斯的性格紧密相连，渐渐形成了一个类似广场一样的东西。当两个人都在这一个广场上时，从外面看只看得得到一种性格——就好像是便宜的步话机一样，信号无法延伸到别的地方，只有两人之间可以相互对话。

“然而他们却不能离开限定的广场到其他地方去。身体也是连在一起的。有很多很多的限制呢。但是兄弟俩却渐渐把这一切变成了自己的武器。”

“格拉菲纳维兹兄弟的话不是很少了吗？现在却怎么能言善辩……”

“据说，在父母死后他们就开始说话了。因为再没有人能够帮他们说话了。”

“死了？”

“对。在伦敦死的，是车祸。”

“……”

“还有一件事。格拉菲纳维兹兄弟住在克拉拉家的时候，家里还死了两个佣人。在一周之内相继死去，原因不明。”

“你吓唬我的吧？”

“根本不是。啊，对了！那位心理学家之所以未能兑现与兄弟俩的第二次见面，是因为在回去的路上他也死了。还是车祸。”

杰奎琳脸色苍白。

“我现在已经不开车了，因为以前出过事故。”

本来是想笑一笑的，可是亲吻的时候牙齿却发出了响声。我与她不知是谁在颤抖。那股轻微的尸臭好像还残留在谁的唇边。





钢琴黑亮黑亮地闪着光，曼妙迷人的曲线像小舟一般美丽动人。形似帆船的反响板直立着。充满理智的施坦威钢琴，决不会为了自己出风头而压过演奏家，很适合格拉菲纳维兹。因为在他们演奏的时候，钢琴的情感无隙可乘。李生兄弟在录音期间始终很沉静。我和前一天一样，将琴键调得松松的。他们现在弹得更是至臻完美，创造出了纪念碑般的音乐：所有的音符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发出必要的声响，然后排列起来，相互之间不留一丝缝隙。

然而，调音室里的人们却听着录音陷入了沉默。如果这段录音唱片上市的话，先前听过广播的人们肯定会觉得奇怪，因为这段录音里面并没有格拉菲纳维兹特有的、足以引起观众共鸣的魔术般的感情。

但演奏并没有出错，格拉菲纳维兹的技巧和对曲子的诠释也无懈可击，实在没有道理要求重新录音。更糟糕的是，格拉菲纳维兹对这次演奏好像十分满意。

两人刚坐上轮椅出了录音室，身后就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不用回头，我知道肯定是穆阿弗托。后面还跟着杰奎琳。我向杰奎琳使了个眼色，可是她却没有任何反应。

“我有话要对你说。跟我到会议室来。”

穆阿弗托不耐烦地说道。

“总之，那个录音不能用。他们好像是在把音符一个一个地往直尺画好的线上放。这样弹我也会。”穆阿弗托一脸严肃地说道，心情似乎有些好转，“必须重新录音。”

“怎么才能让他们接受呢？他们好像很满意呀！”

“搞不懂的就是这一点。杰奎琳，你怎么想？他们怎么会满意呢？”

“没什么好奇怪的。”杰奎琳淡淡地说道，“他们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实现了他们所期望的演奏。”

“就是那、那段演奏？”

杰奎琳瞪了我一眼。

“正是那段。”

“杰奎琳！”穆阿弗托嚷道，“你注意到了什么吧？要是不想说的话，那就算了。可是，目前还有什么事我们能做呢？”

杰奎琳缩了缩肩膀。“什么事都不必做。他们

很快就会恢复，然后重新录一遍今天的演奏。而且第二次录音一定可以完成得很出色，让大家都满意。”她这样说道。

不可思议的语气。她充满了自信，对这件事情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却又显得有些悲哀，总之就是这样一副表情。然后杰奎琳便离开了房间，似乎是在说事情已经解决了。

第二天我正在酒店的餐厅用早餐的时候，格拉菲纳维兹兄弟走了进来。见到我之后，他们似乎很开心，笑着让助理把轮椅推了过来。

“不介意我们坐在一起吧？”

虽然翻译不在，但我靠临时学的标准手语勉强勉强可以回答他们。

“当然。”

格拉菲纳维兹兄弟把助理支到楼下，于是整个餐厅便只剩下我们了。

“谢谢，多亏有你，我们昨天的录音才能进行得如此顺利。”

克劳斯用一只手打着手语说道，德勒斯的手灵巧地将舀煎蛋的勺子送往克劳斯的嘴边。

“偶尔我们会这样相互喂饭的。”

勺子使用得十分熟练，克劳斯似乎吃得很香。

有那么一小会儿，我看得出了神，连克劳斯后来把鸡蛋给德勒斯吃这个动作都没有注意到。

单手手语？

现在说话的是克劳斯。

“德勒斯？”

我这样一叫。

“什么事？”

这一次是德勒斯放下勺子回答我。

我用颤抖的手端起水杯喝了一口。他们两人并不是共同完成一次手语。我这是第一次和两人分别进行对话。

“关于昨天演奏的事情，那个……”

“你想说的我们已经猜到了。”两人笑着互相看了一眼。

“不满意吧？”

“的确如此啊。那样的演奏的确有些……”

两人低声嘟囔道。德勒斯的笑容倒还马马虎虎，克劳斯的脸上却浮现出一丝类似犹豫不决的神情来，仿佛想说就此为止吧。两人果真是性格有异。

“有什么感想没？”克劳斯问道。





“很完美。只是过于自我克制了，像是极力要将自己的感情降低到某种程度，又像是在炫耀。”

“是这样吧。”克劳斯说道。

“是啊。”德勒斯也兴致昂扬地应道。

“让穆阿弗托和萨巴斯塔诺教授失望啦。这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可不是不光彩的呀！但是我们必须夺回一次。”克劳斯痛苦地说道。

“夺回？”

“夺回演奏，”德勒斯的眼里透露出一股暗沉却又强烈的意志，“从那家伙手中夺回来。”

这表明至此为止的演奏并非孪生兄弟的本意。

“所以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当然，我会帮助你们的。”

总算说到关键了。我竭力搜寻下一个问题。

“嗯……”我刚开口，只听得一句：“睡过了吧？”

那是谁？我环顾了一番空荡荡的餐厅，视线又折回到格拉菲纳维兹身上的时候，那声音又说话了。

“睡过了吧，你和杰奎琳？”

我吃了一惊，慌张之中把咖啡杯都给碰倒了。桌上上黑色污渍扩散开去。然而，我的视线却像是被孪生兄弟的脸和嘴巴吸住了似的，久久无法离开。二人微笑着，嘴唇弯起同样的弧形。接着，他们笑出声来，露出白色的牙齿。这是类似咳嗽般的含蓄的笑。格拉菲纳维兹出声地笑着。

“听不见吗？”

“怎么啦，调音师？您引以为傲的耳朵怎么啦？”

“怎么啦，床上大师？您引以为傲的那个怎么啦？”

“杰奎琳怎么样？”

“筋络突起的腿。”

“又硬又平的胸。”

“好臭。调音师。臭烘烘的。”

“你腿上沾上那个女人的味道了。”

“我是知道的。怎么说也有两个鼻子啊！”

两人的笑声争先恐后地嘲笑我。那是冷漠少年的笑声。勺子在杯中搅动着，麦片溶在牛奶中，粥状的形态渐渐消失了。声音的背后有一个人。这个人既不是克劳斯，也不是德勒斯，是我既没见过也没听过的一个人。“调音师的耳朵”可不是一件摆设。

“你是……谁？”

“很想知道吧，绪方？”这是一个从容不迫的声音，“我来告诉你吧。只可惜你那堪称极品的耳朵已经被粪便塞满了，没有必要再告诉你了。为什么这么一说呢？因为我的名字没有声音。”

声音的主人自报家门，说他的名字没有声音。

寒气。尸臭。

这一次，那个东西侵袭到了我的体内。

一定是自从那次在床上遭遇了那东西之后，它便一直潜伏在我的体内，静静地等待着机会。我感到一阵寒冷，仿佛自己呼出的气息都要在舌尖形成冰霜一般寒冷。就连盖在两颊上的双手也不得沾染了那股恶臭。

自从那场车祸以来，我一直在逃避的东西，试图驱赶到自己视线以外的东西，正在侵袭我全身的每一个角落。

被困在驾驶座上动弹不得的我，直直地盯着恭子那沾满了黑血、正逐渐变得惨白的脸庞——倘若这时我将脸扭向一边，那将是不可饶恕的。那个时候所感觉到的恐怖——与其这么说，不如说是那种直面死亡的真实感——现在又变本加厉地回来了。

的确确实应该是响起了一阵悲鸣来着，而我却听不见。我连同椅子一起倒在地板上。最后有这样的话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给我记住，那就是我的名字。那就是我的名字。自我介绍早就已经结束了。”

8

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酒店的医生正在仔细地检查我的眼睛。据说，我突然倒下，是格拉菲纳维兹兄弟帮助理喊过来的。

“并无异常。只是有点贫血，恐怕是劳累过度。”医生是这样说的。

或许是这样吧。不，一定是这样的。

然而，仍旧有一些事实残留了下来。衬衫报废了一件。上面浸透着一股恶臭，无论如何也洗不干净。全身的皮肤都变得很敏感，之后的一个星期连刮胡刀都没办法用了。

还有一件事——那天，格拉菲纳维兹轻而易举就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

听说，他们主动要求推翻前一天的录音。除了完成和前一天相同的活动计划之外，他们还增加了两张CD量的录音，同时录制了原定计划中没有的、广播播放用的几首曲子。所有这些全部在两天内完





成，工作量之大，叫人为之咋舌。

录音的时候我没有到场，而是让人录了盒带，躺在自家的床上欣赏。和预想的一样，格拉菲纳维兹的演奏空前绝后。

他们对于曲子所作的诠释范围并没有改变，而且他们演奏时所投入的感情也刚好被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负荷过重的声音仿佛到达了着火点，一个地地燃烧起来，火光炫目耀眼。让人担心这一团火是否会烧到乐谱。是乐谱烧掉在先呢，还是赶在乐谱烧掉前将那串音符弹出来呢？绝妙的速度控制使得紧迫感更显紧迫。

而且，至今为止从未听过的贝多芬的感情活动涌现在了眼前。这种感情里面满溢着鸟儿飞跃高山时所见的深邃、险峻与自由。

没去参加录音真好。这种音乐并不适合身体衰弱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去听。孪生兄弟远远超越了过去的自己。

杰奎琳是完全正确的。

在最关键的时候，我却在家呼呼大睡。穆阿弗托实在是太宽宏大量了。

“今后还要劳您多费心啊。”

挂掉电话之后，我突然很想见杰奎琳。能够与我谈论笼罩着孪生兄弟的尸臭的也只有她了。

可是，她度假去了。宾馆的房间也已经退了。格拉菲纳维兹的下次活动是在三个月以后。

一下子空出这么多时间来，做什么好呢？那个时候，我只想到一件事。于是便买了张去伦敦的机票。

在我投宿的便宜旅馆里收到穆阿弗托的传真时，假期还剩下两周。传真上详细地写着一份日程安排，计划将为格拉菲纳维兹兄弟举行以伦敦为首发地、为期四个月的世界巡回演出。

终于，孪生兄弟将登上舞台。

将格拉菲纳维兹兄弟的秘密公诸于众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如果想要先发制人，就不能够推迟这次世界巡演。

孪生兄弟的唱片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功。而两人始终不曾露面，这种保留神秘感的宣传方式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这大概也是成功的原因之一吧。不过我认为，说到底还是应该归功于他们精湛的演奏牢牢地吸引了人们。

传真中，穆阿弗托还说格拉菲纳维兹兄弟正盼着我回去。这真的是格拉菲纳维兹兄弟的希望吗？

还是潜伏在二人声音中的那个人的愿望呢？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都非要回到那里去不可。

酒店房间的电视机连上了录像机。一连几天我都盯着录像画面一动也不动。

画面上是一座古老的山中小屋。

这是一座身处大山、山时还没有被庸俗化的疗养地。院子前面的草地上有很多小孩正在玩耍。尽管不少都是来回奔跑着的，坐着轮椅的小孩还是相当显眼。还有头戴保护帽、不能掌握身体平衡而走得摇摇晃晃的少年。围成圈儿玩沙滩排球的少女们“扑通”一声坐在地上。还有一些一看就知道是患了唐氏综合症^①的孩子。

这是疗养营，是有关杰奎琳和格拉菲纳维兹兄弟第一次见面的录像。画面中，一架立式钢琴摆放在光线充足的门廊处，格拉菲纳维兹兄弟正在弹奏乐曲给孩子们听。

画面前方突然有人影横穿过去。随后那个人影很快又返回来，对着镜头做了个鬼脸。这就是三年前的杰奎琳。她像极了野战医院的护士，穿着印有鲸鱼图案的T恤，短裤酷似探险队员的行头，就这么跑来跑去地张罗着。那张大嘴完全咧开，呵呵地笑着。一会儿，她的视线越过了格拉菲纳维兹兄弟的肩头，着迷地盯着那在键盘上划动的指尖。

这个时刻，我已经决定要杀掉格拉菲纳维兹兄弟了。

对。现在回想起来，正是录像带里的景象使我起了杀意。使包括格拉菲纳维兹兄弟在内的几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决定性变化的那次杀人事件，归根结底，一切都是从那次在山中小屋里举行的疗养营开始的。

把格拉菲纳维兹兄弟请来的是那位伦敦的慈善家——他不仅资助音乐家，而且也对其他各个领域的活动施以援手。

第三世界的文化遗产和野生动物的保护、无声电影库、残疾儿童教育团也是其中之一。不过，这个疗养营在慈善家援助的项目中算是比较重要的。疗养营成立一年后又举办了夏日聚会。参加聚会的不仅有残疾儿童教育界人士，还有慈善家在各个领域的朋友。慈善家的旧友以及各界的实务人士都聚集到营地，和孩子们、疗养营的工作人员、志愿者们一起度过了快乐的几天。

疗养营实际上是慈善家精心设计好的、向世人展示格拉菲纳维兹的舞台。这一切都是为了孪生兄



①唐氏综合症：先天性染色体异常症的一种。由于人体内的第二十一对染色体的过剩所导致的生长、发育缓慢，多伴有先天性心脏病。



弟日后的钢琴事业而建立必要的人脉关系。

那盘录像带可能还在什么地方。如果看了那盘录像带，你肯定会大吃一惊。因为录像带里面的演奏没有一点儿格拉菲纳维兹的风格。不仅感受不到魔术般的感情旋涡，连录音时的那种将自己封闭在坚硬、冷酷的外壳里的过剩的抑制力也荡然无存。

即便是现在，如果闭上眼睛回忆起来也是历历在目。

光照良好的门廊。破烂不堪的立式钢琴，孩子们坐在四周的长椅上。杰奎琳随意点到一个孩子让他随便唱首歌儿……

突然，格拉菲纳维兹做了个奇怪的动作——分别耸了耸左右肩膀后，根据那首歌开始即兴演奏。孩子们嗤嗤笑着，情绪逐渐放松下来，完全沉醉到了音乐当中。

沉醉到了眼前新生的音乐当中。

听听他为数不多的几张CD吧。你可以听出格拉菲纳维兹的音乐里面惊人的演奏加速。这与音乐的张力和演奏家的入迷程度无关，更不会是速度的问题。可以说演奏家在将音符变为实际的乐声时，送出的声音的力道才是关键。

格拉菲纳维兹的加速连声音本身都无法承受。不管是多么缓慢的乐句、多么精致的弱音，一个个音符都以子弹般的强度往外射出。这给予了声音绝对的自由。

然而，疗养的格拉菲纳维兹却完全不同。那是不带丝毫勉强的音乐。孪生兄弟只是陪在一旁，见证声音靠自己的力量诞生出来。之后，便与周围的孩子们一起仔细瞧着这个刚出生的婴儿的脸。

刚从澡盆里出来、还挂着亮盈盈的水滴、拼命呼吸着新鲜空气的稚嫩的音乐——

……是的。

存在于这个世界，呼吸着这个世界的新鲜空气的音乐。确凿无疑。

是现世的音乐，是活着的人的音乐。

9

十月二十一日，开始彩排的日子，我朝着指定的大厅走去。

伦敦的公演由三个部分组成，名叫“歌曲之夜”。其中有两个部分是独唱，是将古典、浪漫、近现代等流派融合在一起的传统节目。剩下一个部

分是新秀钢琴家初次登台的公演，这是前所未有的。

女高音和男中音站在前面，格拉菲纳维兹兄弟为他们伴奏。尽管两位歌手都是一级职业歌手，但真正的主角却是格拉菲纳维兹兄弟。年老的伴奏即将引退之时，为答谢其功绩而举办音乐会之类的事倒是时有发生。但是，名歌星为新人伴唱以显示其演奏技巧，这种事情还是头回听说。

作为歌唱的伴奏，要有一种高明的低调。而像格拉菲纳维兹兄弟那样的奔放——恕我直言，并不适合作歌唱伴奏。

我到了会场，发现时间还早，于是决定先去拜会一下爱娃·林多霍尔莫。

她是目前在歌曲和歌剧两方面都取得了最高成就的歌手。或许应该说，目前她的成就还在继续，这样也许更贴切一点。当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钢琴手时，爱娃已经名满天下了。那个时候我们曾在聚会上交谈过几次，不知道她到底还记不记得我。我犹豫着，但还是向她提出了单独见面的请求。谁知道她竟然十分爽快地让我到会客室去等她。巨大的镜子面前，我坐在一可以自由活动的椅子上面，这椅子我相当中意。爱娃走过来向我招了招手，伸出来的白皙手腕上金色的汗毛闪闪发亮。宽松式的藕荷色长裙烘托出她饱满的乳房。满是波浪的蜜色鬈发与丰满的身材中透露出一种摄人心魄的威严。这位来自北方的杰出女人在镜子里闪烁着她的蓝色眼眸，巧笑嫣然。

“我还记得你哟。”她嘴唇异常红艳，青白色的虹膜美得让人窒息。尽管她体态偏胖，但她的美貌却让人叹为观止，“对对对，你就爱那样绷着脸。”

“您还记得，我真是不胜荣幸啊。”

“请坐吧。要喝点什么吗？”她指着利久酒的瓶子问道。

“待会儿我还得去调音呢。”

“哎呀，你可真敬业啊。听说您曾经打了麻药拔了牙齿之后立马又去录音室录制了《魔笛》^①。”

“老板要求太多啦。”

“啊，你说的是那孩子？”

可以称呼格拉菲纳维兹为“那孩子”的人并不多。

“那孩子（爱娃叹了口气）可真不得了。不然的话，像这种得彩排三次的工作，我是不会接受的。”

①《魔笛》：莫扎特三部最杰出的歌剧之一。



“嗯，或许吧。”

爱娃不理睬我的嘲弄，继续说道：“那孩子弹奏时喜欢搞点儿恶作剧啊。正唱着歌，他却从旁扯着我的袖子，引诱我走另一条路。我觉得挺有趣的，也就跟着去了。可是，唱着唱着，突然发现这不是我的歌，自己好像在唱着其他什么人的歌，好像有人借了我的声音在唱歌。”

“感觉不舒服？”

“为什么？”爱娃不解地眨了眨眼，“很有趣啊。”

“您或许会这样认为吧。”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哪位歌手会有爱娃这样的胸襟。

“嗯，我没关系的，可怜的是约瑟夫。他要唱沃尔夫^①的歌。”

“他是行家吧。而且几个大型的独唱企划都做得挺成功的。”

“这可不像职业调音师说的话呀。”

她大笑起来，显出非凡的肺活量。随之，镜子里面爱娃背部的影像也晃动起来。

我苦笑着敷衍了一下。不然的话，恐怕得没完没了地陪她唠叨下去。不过，她的意思我已经心知肚明。演出计划是，由约瑟夫·布罗哈斯卡和爱娃同台演唱《歌德歌曲集》。这是一部男女声部的歌混杂在一起的歌曲集。布罗哈斯卡的男中音以沉稳的技巧和纯净的表现为特色。虽然非常优秀，可是“非常优秀”只不过是成为职业歌唱家的前提而已。况且，沃尔夫的歌并不是区区“优等生”就唱得来的。

胡戈·沃尔夫是十九世纪末德国一位重要的作曲家，不过，他并没有从他的显赫声名中获得任何好处。这或许是因为这位英年早逝的作曲家的作品比较偏向歌曲这一领域吧。但是，沃尔夫绝不是所谓的专家青睐的非主流作曲家。历史上，能以极小的形式构建出与马勒^②和瓦格纳^③相抗衡的巨大音乐世界的，除了沃尔夫恐怕再无第二人了。

一首歌曲虽然只有几分钟时间，然而沃尔夫写的《默里克^④歌曲集》和《歌德歌曲集》却是由五十首以上的曲子组成的。一个晚上全部演出完，对于歌手和听众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拥有极大与极小这两个完全相反的要素，必然会导致不断的分

裂。而分裂本身就是音乐。这便是沃尔夫。

禁欲的完美主义，神经质而又充满激情。他在贫穷、严寒与孤独中工作，追求一种连鸟鸣虫叫都容忍掺杂进去的寂静，写极具煽动性的评论，对于朋友提供的援助均以高姿态拒之千里。然而，作为歌剧作曲家的他最终并未取得他梦寐以求的成就，四十五岁左右便因肺炎去世于精神病院。他的歌曲里面充满了一种褪色的、纤细到近乎颓废的憧憬以及甜蜜的剧毒。其中也不乏咄咄逼人的部分，似乎要将听者剥皮，非得把隐藏在内心的疯狂暴露在空气当中不可。当这种深深的刺痛、从身体里迸发出来的呐喊、莫可名状的感情被格拉菲纳维兹兄弟的钢琴淋漓尽致地宣泄出来时，作为歌手的约瑟夫承受得了吗？爱娃又承受得了吗？

这就是我所担心的问题。

或许，这也正是他的希望吧。

“我说你呀，嗯，叫绪方吧？……啊，想起来了，你有个很漂亮的女朋友呢。”

“您看，您这不是一直都记得我吗？”

“哎呀，居然说出这种话。看来，你倒是个挺可爱的人嘛。”

“您是头一个要我把女朋友让出来的人呢。”

我缩了缩肩膀，“恭子死了。”

“是吗？真可惜呀。”她脸色一点儿也不曾改变，“你今晚有空吗？”

“很不凑巧，我今晚必须准备独奏会的事情。”

“呵呵。你要是又改主意了的话就和我联系吧。”爱娃盘腿坐在那张很合我心意的椅子上。她看上去就像一只圆乎乎的猫咪，“你好好听交响排再回去吧。”

10

我刚一敲门，门就开了。

“进来吧。”杰奎琳说着，尽可能地让自己显得冷冰冰的。酒店的房间通常都不是很可爱，不过这倒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房间。

“挺好的房间呢。”

“对于一个小小的手语翻译而言，有些奢侈了



①胡戈·沃尔夫（1860～1903）：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他一生共创作了二百多首艺术歌曲，开创了现代艺术歌曲的历史，是德国艺术歌曲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

②古斯塔夫·马勒（1860～1911）：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当时被视为杰出的奥地利指挥家，现在则被视作连接十九世纪晚期与现代音乐的重要作曲家。

③威廉·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他是德国歌剧史上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前面承接莫扎特、贝多芬的歌剧传统，后面开启了后浪漫主义歌剧作曲潮流。

④爱德华·默里克（1804～1875）：德国著名诗人、小说家。诗名仅次于歌德。



吧？”

“我很想见你啊。”

“可我并不想见你。”

语气听起来像是在开玩笑，笑脸也和以前一模一样。我稍微放心了些。下面的话虽然有些让人发窘，但却不得不说。

“好久不见。”

“是啊。”

与爱娃的谈话结束后，我和格拉菲纳维兹一起开始专心调音。杰奎琳虽然也在场，但一直忙于翻译，自己并不主动说话。看来她是在努力不与我视线相交。

“今天还顺利吧，行男？找到什么诀窍没？”

“听说你这三个月没陪格拉菲纳维兹。你都做了些什么呢？”

“什么也没做。回老家后我努力什么也不去做——不与任何人联系，不拉提琴，不去想格拉菲纳维兹。打算再也不回这里……”杰奎琳说着，耸了耸肩，“可是结果和你一样，还是回来了。”

“我可是一开始就打算回来的。”

“哎呀！那你带回来什么礼物没有？”

“全是些没用的东西，像你三年前的录像带之类的。”

杰奎琳的表情一下子僵硬了。

“我搞了突然袭击，跑了不少地方，见了很多人。还见了卡塔利娜，也就是他们的阿姨。李生兄弟出生的时候，她也在场。还见了疗养营的相关人士。”

“是吗？”

“尽管如此，看了录像带，我还是吓了一跳啊。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格拉菲纳维兹如此轻松地弹琴呢。”我一边留意杰奎琳的表情，一边说道，“那架立式钢琴，我也弹过。虽然音色稍微有点涩，但是音质深沉而质朴，相当不错。”

杰奎琳不由得睁大了双眼。

“实际上，疗养营的活动我也参加过，那还是上初中的时候。包括暑假在内一共三个月。当时为了接受萨巴斯塔诺教授的集中训练，我第一次远渡欧洲。教授建议我们偶尔应该休息一下，于是带我们去了疗养营。是坐着小车子过去的。”

“他们问我要不要做音乐疗法的助理之类的，类似于服务员。拉大提琴只是偶尔的事情。”

“可是那次活动你好像过得挺愉快。因为你们好像隐隐约约知道一些关于格拉菲纳维兹的事情。

“你将大提琴带到了露营地。因为你希望与格拉菲纳维兹兄弟合奏。然后在那个夜晚，你成功地煽动了他们。”

“你对同是志愿者的朋友说过。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行啦，你这也太捕风捉影了。根本就没什么事儿发生。”

“当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儿。可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的重大变化发生了。”

杰奎琳脸色苍白。

我继续说道：“那天晚上一开始，你拉得相当用心，发挥惊人。而格拉菲纳维兹兄弟的钢琴与你的大提琴配合得天衣无缝，处处紧贴着你，就算节拍变化，配合也没有丝毫破绽。当然，任何一处变化都是钢琴在带头。最后，合奏开始按照李生兄弟的步调进行。”

“并不是说你就被他们牵着走了，只是他们比你抢先半步，找到了你想要的音乐而已。你对此还高兴得不得了。两件乐器之间的交锋从来没有如此精彩激烈过。”

“然而你也觉得有些不安。那种感觉就好比跟初次见面的人聊天，可是打从一开始，谈话便朝着自己想都不曾想过的方向发展，而自己竟还变得滔滔不绝，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你当时就是这样的心情。对方的谈话技巧相当高明——与你相同，格拉菲纳维兹兄弟也是一脸困惑。这就是你对你朋友所讲述的一切。”

“那么，你所说的重大变化究竟是什么？”

“在此之前，格拉菲纳维兹兄弟只有独奏的经验，与你的合奏是他们第一次与人合奏。变化发生在他们那方。也就是说，被改变的不是你，而是格拉菲纳维兹兄弟。”

杰奎琳轻轻地嘟哝了一句。

“在那之前，格拉菲纳维兹兄弟都是像录像带里的那样演奏的。他们的音乐中，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怜爱之情，轻轻地给予听者力量。然而那次露营之后，大家都在说，格拉菲纳维兹兄弟的音乐完全变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可能是爱上我了吧？”杰奎琳故意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明白她不是在开玩笑，“这种故事不是经常都在上演吗？坠入爱河，然后音乐风格也随之而变。”

“的确如此。应该是你爱上他了吧？”

杰奎琳抬起脸来看着我。





“你终于正眼看我了。”

“别闹了，你已经什么都知道了，是吧？你还打算套人家话吗？”

“我所知道的其实很少。只有一点，格拉菲纳维兹另外一个兄弟。连名字也没有的第三个人。格拉菲纳维兹刚一出生，他就死了。”

“无名因为脐带缠住喉咙濒临死亡，另外的两个人好歹还有存活希望。于是医生们放弃了无名，挽救了德勒斯和克拉斯。就这样，三胞胎变成了孪生兄弟。”

“只要知道这些就足够了。”

杰奎琳声音虽然很低，但却明显地颤抖着。

“不，从现在开始往后的部分才更重要。我回来的理由之一，就是想得到确认。”

“真可笑。装腔作势！那你的推理是什么呢？”

“无名还活着。在格拉菲纳维兹的心电感应磁场中。”

“嗯……”

“无名刚一生就死了。一定很痛苦吧。死死地缠住喉部的脐带。被医生们强行割离用的手术刀。一次奶也没吃过。这个世界的空气一次也没来得及呼吸就不得不离开。或许他的意识并不像我们这样轮廓清晰。然而，他却可以毫无顾忌地释放自己的感情。死的痛苦所带来的嚎啕般的感情深深烙印在了格拉菲纳维兹的心电感应磁场中。刚出生时的心情与将死的心境合为一体，变成一种强烈的未分化的感情。这种信息状态便是无名。”

“嗯……”

“幸存下来的孪生兄弟，的确确是留下了‘心灵的伤痕’。他们的心脏是联动的。支撑联动的心电感应磁场受到了严重创伤。如同用利刃在LP唱片^①上深深划出的伤痕。孪生兄弟处于思考状态的时候，伤口必定会隐隐作痛。”

“可是对于伤痕来说，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每当孪生兄弟思考问题的时候，伤痕就会受到刺激，如同破损的唱片般发出刺耳的杂音。”

“但是，如果自己就是‘杂音’呢？”

“这杂音当然与死去的真正的无名毫无瓜葛。如果我是那个杂音的话，估计也会这么想的吧。”

“喂，我可是活在这里的呀！为什么你们都没注意到我？！你们看不见我吗？听不到我说话吗？！”

“是啊。”

“伤痕——叫喊的回应——认为自己是人类。”

而人类恰好又是那种必须要向别人宣扬自己活在这里的生物。这么一来，‘广场’通往外界的路便只有一条。

“那就是音乐。”

“德勒斯和克拉斯必须借助心电感应的力量才能演奏。两人除了共用一个躯体、完美地分担一个人所要演绎的一切之外别无选择。而两人由于全神贯注地演奏，心灵完全不设防，所以遭受到了无名的干扰。无名借用孪生兄弟的演奏向外界宣泄了自己的感情。”

“无名不但抢走了孪生兄弟的音乐，还堵上了他们的耳朵和嘴。”

“直到现在，孪生兄弟还在试图把自己的音乐夺回来。比方说我们在录CD的时候，他们弹奏了那种毫无感情的音乐。”

“对，对，你说得对！啊，够了，这已经太多了。”杰奎琳举起了双手，“够了够了，没错，你说得一点儿也没错。既然你已经完全搞清楚了，就请回吧！这些跟我没关系！”

“不行。我向孪生兄弟承诺过要助他们一臂之力——”

“我说这跟我没关系！”

“——问题就出在那次合奏。”

“正是你招来了无名。你与孪生兄弟的二重奏唤醒了无名，原本他只是个沉睡的灵魂。对于孪生兄弟而言，合奏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毕竟，合奏跟独奏是不一样的。如果无名的呐喊仅限于这种程度倒还好，但恐怕他的呐喊还有害于那位心理学家和克拉拉·凯奇的身心，并最终导致了他们的死亡。”

“然而，合奏要求有不赖的听力去聆听对方的音乐，还必须得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去交流。你帮助无名做到了这一点，同时也解放了他。”

“嗯，话虽如此……不过我也不会反驳你。你根本就是什么都不明白！你并没有跟‘他’合奏过，但是我却有！我这里（杰奎琳说着，用指尖叩了叩自己的胸口），曾经真真切切地感受过他那汹涌澎湃的感情。他不是个死人。他好端端地活着呢！如果你要支持孪生兄弟的话，那么我就做他的战友！”

“……我第一次听格拉菲纳维兹演奏的是《拜尔》的第八号练习曲。听录音带的时候，我感觉听到的是自己感情的记忆。而非格拉菲纳维兹的演

①LP唱片：传统的黑胶唱片。LP是long-playing（长时间播放）的缩写。



奏。我相信那盘录音带，所以决定担任李生兄弟的调音师。现在，无名激烈的音乐将那曲《拜尔》封死了。可我想听的是德勒斯和克劳斯的音乐，真真实实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人所弹奏的音乐。正因为如此，我才做了调音师。”

“不管你把钢琴的声音调成什么样子，他们都会任性而为的。一旦面向琴键，就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

“我会试着阻止他们的，用这双手。”

我将双手举到眼前。当时我心想，就算这双手沾满鲜血也在所不惜。

“无论如何，我都会在这次表演时阻止他。”

杰奎琳低头沉思着，根本忘了我的存在。所以我事先准备好的最后几句话也没能说出口——

杰奎琳，你注意到了吗？格拉菲纳维兹为什么会在歌曲伴奏上动脑筋呢？因为无名想要新的语言。这语言既非钢琴，也非手语，而是用声音唱的歌，用真正的声音所唱的歌。

他或许会和以前一样，轻而易举地得逞吧。可我在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

11

十月二十三日是表演的第一天。

这一天和第二天是独奏会。二十七号是“歌曲之夜”。

第一天的听众几乎全是应邀而来的客人。虽然格拉菲纳维兹的身体状况在节目单上写得清清楚楚，可是当李生兄弟坐着轮椅出现的时候，会场还是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演奏完第一曲后，大厅被异样的静谧笼罩了。随着节目的继续进行，听众愈发沉浸在音乐之中。最后一曲结束的时候，观众席猛然间被一种祥和的狂热所吞噬。第二天，各大报社都对演唱会做了大篇幅的报道。以斯卡拉蒂^①、韦伯恩^②、席曼诺夫斯基^③等人的曲子开场，十分妥当，几乎没有一篇通过低俗的标题来煽动观众感情的报道。所有的评论都对这位年轻巨匠的诞生坦诚相对。至于演奏的内容倒没有大费笔墨，现在谁都可以买到演唱会的CD。

而站在格拉菲纳维兹兄弟的立场来看的话，这应该算是巅峰之作了吧。听众的热烈反应更大程度地点燃了他的斗志。我想，当初李生兄弟与杰奎琳

的合奏唤醒了他，这次也一样，他一定会将听众们作为自己的动力源泉，逐渐成长、强大。

已经没有时间了。

我把登有评论的报纸叠了起来。时间是十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今天。而歌曲独唱会是在二十七日举行。

录音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因为格拉菲纳维兹兄弟取消了原定的彩排。我对穆阿弗托说想对音色的处理再做一些修改，因此今天打算在这里耗上一天。

“原来你在啊！”

格拉菲纳维兹兄弟出现在录音室门口。之外再无旁人。

“来啦？”我也用手语跟他们招呼道。

“就是想来见你的。”

李生兄弟摇着轮椅靠到我身边，脸上浮现出不可一世的微笑。那是无名的微笑。我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两张脸上的笑容一模一样，就好像同一个电视频道的两个画面一样。

“你不是说要调整音色吗？”

于是我开始调音，可刚一动手，格拉菲纳维兹兄弟便“开口说话”了。

“噢，这是什么声音呀？不错嘛，绪方，真是了不起啊。”

是在嘲笑我。或许他们已经知道了我跟杰奎琳的谈话，因而对我充满了攻击性。我背过身去，不理睬他们。打手语的场合只消这么做，就可以不用跟对方说话了。

一小时后，调音的工作暂告一段落，我让格拉菲纳维兹兄弟弹一段试试。跟上次相比，这回我把倍音调得丰润了一些。这是为了配合沃尔夫的声音。

“那就弹一下试试呗。”

格拉菲纳维兹兄弟自己摇着轮椅，来到了钢琴跟前。为了让他们的脚够到脚踏板，我颇费了一番功夫。李生兄弟将手放到键盘上方，像往常一样，手指在琴键上敲了三下。

“果然如此啊。绪方行男果然是这样调的。”

李生兄弟特意转过身来，对着我用手语发表了一通评论，然后又转过身去弹起了《默里克歌曲集》的伴奏部分：《春天已至》——尾奏的鼓动被升腾的同时，我也被带到了音乐当中；《少年和蜜蜂》——钢琴周围响起可爱而忧郁的嗡嗡声；《猎

①斯卡拉蒂（1660~1725）：意大利作曲家。

②韦伯恩（1883~1945）：德国作曲家。

③席曼诺夫斯基（1882~1937）：波兰作曲家。





人之歌》——令人联想起高地空气的格调优美的旋律，深呼吸后肺部凉意顿生的愉悦心情；《歌唱韦拉斯》——让钢琴的音色向虚幻的小岛打开了窗户，乌托邦幻想，白雾迷蒙的小岛之滨；《少年鼓手》——刚睡着的少年的虚幻美梦在异国酒保奇怪的酒后喧闹下逐渐变样。不久，少年的睡梦中，声音慢慢变调，并逐渐衰弱下去。在重复同一音型的同时，声音逐渐变弱、中断。正疑惑着少年是否已经入睡时，突然“当”的一声，我回过神来。

刚才整个人完全沉醉在音乐中，头脑里空无一物。

洁癖、执拗、禁欲、天真、绮丽的幻想、过剩的热情，这些组成胡戈·沃尔夫的要素，如同去了盖的香水瓶，散发出阵阵幽香，熏染了整间屋子。香味会刺激人的肉体和精神，而格拉菲纳维兹的音乐在我身上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身体中如同混入了沃尔夫般的错觉阵阵袭来，我不禁战栗了。

“怎么样？”两张面孔得意地望着我。

弹得太棒了，就好像每首曲子又重新调过音似的。音色的绚丽多彩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我实在不敢相信这是经我调音的钢琴。音色分外柔和、甘美。一个个的音符散发出沃尔夫的狂热。

“你明白了吧？不管什么样的钢琴，我们都可以演奏出自己喜欢的音乐。”格拉菲纳维兹继续出声说道，“即便是那架立式钢琴也可以。你可以尝试一下各种音调。不管是科尔托^①，还是波尼利^②，他们的风格我都可以给你弹出来。”

两张嘴巴交替蠕动着。

格拉菲纳维兹站起身来，他比我还高。这副身躯上面，一模一样的两张笑脸，并排俯视着我。德勒斯的右手和克劳斯的左手从身体两侧伸了过来，用力抓住我的肩膀。我想推开他，胳膊却丝毫动弹不得。肌肉开始隆起。冰冷的恶臭味越来越浓。

“你的力气也不过如此。”

“连甩开我胳膊的劲儿都没有。”

格拉菲纳维兹的双手用力地摇着我的肩膀，手指深深地陷入了我的喉咙。

“工作很到位嘛！”

“做得棒极了。”

“可是，也仅仅如此而已。”

“不管是什么音律，我都可以任意改变。”

“变成我的声音。”

李生兄弟放肆地大声笑道，用力将我甩开。

“是啊。”尽管这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声音不堪入耳，不过谢天谢地，我总算又可以出声了，“你害怕了吧？”

无名的脸色骤变。

“别害怕呀，无名。”这是我第一次叫他的名字。那股腐臭突然变得强烈了。我骗自己这只是那大早晨酒店恐怖事件留下的幻觉而已，然后继续说道，“你这个逞强的家伙，胆小鬼！”

我站起身，向他逼近。然后，趁无名稍微有一点疏忽大意的时候，我把抓住了德勒斯的手。

“德勒斯！”

我毫不留情地加大了力量。“怎么样，无名？你那所谓的力量只不过是依附于此的替代品而已，是靠不住的。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你不再夸夸其谈。”

“住手！”无名压低声音说道，“不要叫他的名字。”

这一次我抓住左手，叫了克劳斯的名字。

“啊——”

两人脸色惨白，非常震惊。寒气渐渐浸湿了我的脚踝，顺着小腿往上蔓延。但我却不能往那儿看——这就好比攀岩时不能往下看是一个道理。自己的心理防线一旦失守，恐惧随之而来，必定会引起相当大的慌乱。于是，我用力握了握德勒斯的手指。“疼吧，德勒斯？那是属于你自己的疼痛，是你的手指的疼痛。克劳斯，这只手肘可是你自己的手肘啊，不是无名的。”

两人脸上，四只眼睛中有什么东西在激烈地斗争着。

出来吧，我在心里喊道。出来吧，让我把那家伙一脚踢开。

突然，两人眼中恢复了平静。随后，德勒斯和克劳斯又相继在各自眼眸中浮现出来。桀骜不驯、充满攻击性的哥哥，为人低调、稳重踏实的弟弟。自从在酒店的那个早晨以来，我与他们真是久违了。

“行男……”细细的嗓音传来，那是克劳斯，“帮帮我……在这里。”

“德勒斯、克劳斯……”我松开了手，“在那里吗？”

我刚一开口，两人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等我意识到时，手早已被甩开了。

“趁虚而入了。”他笑着说道。

紧接着，那个便来了。

①科尔托（1877~1962）：法国钢琴家。

②波尼利（1942~）：意大利钢琴家。





那个——关于无名针对我所释放出的那玩意儿，我究竟该如何描述呢？

那感觉就跟在酒店里受到他的突然袭击一样。在我的恐怖之上加以强烈的刺激，是一种摧毁我的感情和意识的冲击力。虽然并没有吓得晕倒，但内心早已如电闪雷鸣、波涛汹涌。我实在无法忍受，一直蹲在地上，好久都没能站起身来。朦朦胧胧中，我感觉到无名笑着走出了房间。

虽然这次和在宾馆受到的“一击”颇为相似，但我总觉得本质是不同的。

首先，一点儿也没感到冷。第二，也没闻到那股讨人厌的味道。

更为纯粹的力量。直接撞击我的感情的力量。到现在为止，一直被恶臭掩盖的最根本的东西现形了。

无名的真实面目？

我也不明白。

12

第二天，举行了最后一次彩排。

约瑟夫·布罗哈斯卡意气风发地走进了练习场。即便是旁人也可以从他充满自信的脸上看出他很充实。接着，爱娃和往常一样，不慌不忙地走了进来。钢琴调音已经完毕，我退到了墙边。

“调音师，怎么样了？”

爱娃向我招呼道。虽是不加任何修饰的天然噪音，但是因为做好了充分的发音准备，所以听起来特别深厚，充满魅力。这噪音显示了她充沛的肺活量、柔韧的声带，当然更重要的还有爱娃本人的人格魅力。听到这样的声音，歌手会很羡慕——无名也是一样吧。

“试试钢琴吧。”

爱娃笑着靠近我，捅了捅我的侧腹。

“有什么阴谋吧。看你的神情就明白。让我也加入进来吧。”

“你说什么呀？”

“你可瞒不了我。”

“《歌德歌曲集》可不是简单的曲子啊。不是很有挑战性吗？”

“你还在跟我装糊涂啊。好吧。不过，事情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发展可就不知道啦。”

爱娃笑着朝钢琴那边走去。布罗哈斯卡似乎等

得不耐烦了。

孪生兄弟已经坐在了钢琴前面。

彩排开始了。

《歌德歌曲集》，明天将从其中选出二十首，由爱娃和布罗哈斯卡轮流演唱。

我坐在椅子上听他们彩排。像他们这种一线歌手对于普通演唱会很少会全力以赴，为了保护嗓子，要避免过度用嗓。更何况今天还只是彩排而已。

然而，我首先感受到的便是布罗哈斯卡那让我始料未及的气势。有一种似乎要从“优等生”的框框中破茧而出的气势，是一种果敢而大胆的歌曲姿态。那歌声与伴奏的感情水乳交融，似乎是一脉相承。好像为素描涂上色彩一般，音乐的感染力得到了极大的渲染。有了格拉纳纳维兹兄弟的钢琴伴奏，布罗哈斯卡似乎心情非常好，一首接一首地唱着。曲子几乎是全部弹完的，而布罗哈斯卡因为要保护嗓子，便提前结束了。接下来轮到爱娃。

“听说你是调音师？”

我循声望去，旁边坐着布罗哈斯卡。他是个高个子，还很年轻，胳膊看上去就像樵夫的一样结实，相貌也是仪表堂堂。从他梳得考究的大背头来看，不难想象他应该是一个八面玲珑、很受欢迎的男人。

“真羡慕你呐，可以随时待在孪生兄弟身旁工作。”

“是啊。”

对于我这爱理不理的回答，他似乎有点儿扫兴。不过，他很快又重新振作精神，继续说道：

“让他们伴奏，这体验真是让人太难忘了。下一瞬间该如何演唱，这种音乐上的灵感接二连三地涌出来，然后便顺理成章地随着他们的思路顺利前进。这种决断力太厉害了，连我自己都感到害怕。你明白吧？他们是那种力量强过歌手好几倍的钢琴家。”

我对布罗哈斯卡的迟钝感到惊讶。他被无名玩弄于股掌之间却毫无察觉。

“听说你以前也是弹钢琴的？那么你应该知道他们有多厉害吧！”

此话并无恶意，只是说得没心没肺，有些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但我也不好生气。

“明白。”

“是吧。我第一次听他们的演奏时也是吓了一跳。当时他们为我伴奏了《阿纳克里翁》^①。你听

①阿纳克里翁是古希腊抒情诗人，擅咏恋情与美酒。这里的《阿纳克里翁》是意大利作曲家M·路易吉·凯鲁比尼（1760~1842）写的《阿纳克里翁》序曲。



过吗？”

要是说没听过的话，布罗哈斯卡肯定还会再来劲儿的。

“开头的和音部分已经让我有种触电的感觉了。就好像用锤子之类的东西往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心脏位置）给了一击，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天晚上我还做了梦。”

我心里一惊。他也同样用了“一击”这个词。与我的“一击”相似吧？

布罗哈斯卡还想继续往下说。但爱娃已经开始唱歌，于是他只好作罢。

爱娃的试唱远胜过布罗哈斯卡，就连布罗哈斯卡自己似乎也明白这一点，他闭上嘴巴之后就变得沉默寡言。

尽管如此，使他们如此严肃认真的却是格拉菲纳维兹的力量。实际上，这确实是一场绝妙的伴奏。但是，钢琴家还没有将自己的本领完全发挥出来。或许只有爱娃在演唱的时候觉察到了这一点。

恐怕她已经注意到了吧。格拉菲纳维兹背后，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人格。还有我的计划。

“也让我加入吧。”

即使她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我的计划里面，爱娃·林多霍尔莫是不可或缺的。我打算拉她进来，做一个善意的共犯。

13

最后的调音完毕后，我走进了休息室。那是歌曲独唱会当天，前半场已经结束了。

格拉菲纳维兹裹着特制的黑色晚礼服坐在镜子前面休息。刚换上的衬衣新崭崭的，领口扎着黑色的蝴蝶结。镜子里面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像，白色的衣领闪闪发光。我顿时陷入了一种错觉，仿佛自己来到了装有很多面镜子的房间里。

“嗨。”无名打着手语招呼道。眼看就要再次出场了，他却表现得一副很轻松的样子。

“嗯。”

两张脸一致地笑着。这是无名的笑脸。

“做得很不错呀。”

我对休息前的前半场节目表示赞赏。在爱娃和布罗哈斯卡他们的国家，这些曲子算是小菜一碟。格拉菲纳维兹目前还没有打算恣意妄为。可能真正的本领会在之后展现吧。

“钢琴调好了吗？”

“嗯。”为了调整钢琴演奏后产生的走音，我一般会在休息时重新调音。

“谢谢关照。这么多事情，多亏有你在。”

“可真奇妙啊。”

“终于快到最后一场了——喂！”

“？”

“你在策谋什么吧？”

看上去似乎没什么戒备，也并非在卖弄自己的从容。对于我在着手做什么，他既害怕又期待，就是那样的笑容。

不可思议的是，就在那短短的一瞬间，我对无名一点恨意也没有。

“到底还是要全力支援德勒斯他们啊？”

“嗯。”

“今天？”

“是啊。”

他“扑哧”一声笑了。“可别让我失望哦。”

“已经努力了。”

“那我就好好期待了。你是安装了炸弹之类的吗？”

“你有德勒斯和克劳斯作为人质，我无法做到那么粗暴。”

“你错了。”无名呵呵地笑了，是那种毫无戒心的笑容，“那么你打算怎么做呢？”

我也跟着笑了。

“用自己的手来确定吧。我也会坐在听众席上的。”

“真令人期待啊。我得赶快过去了。”他叫了一声站在外面的助理。载着两人的轮椅站了起来，“一会儿见。”

“好。”

“喂！”轮椅上的无名又回过头来。助理停了下来。无名刚一开口，便像是忘了自己要说什么似的，又把嘴闭上了。“唉，算了，还是走了吧。”

站在对面的我已经无法读懂无名的表情了。

旁边座位上坐着萨巴斯塔诺教授。这是专为包括我们在内的“格拉菲纳维兹兄弟亲友团”包下的座位，穆阿弗托夫妇也在对面，可是却没有见到杰奎琳的身影。

“刚刚在大厅还见到了呢。”教授没动，看着前方这么说道，“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听着呢。”

“是啊。”我也看着前方回答道，“教授——”



“嗯？”

“教授您也知道无名的事情吧？”

教授没说话，翻着手头上的小册子，出神地看着格拉菲纳维兹兄弟的照片。那里有一位没有显现出来的钢琴家。“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杰奎琳将无名唤醒那晚的第二天早上……关于格拉菲纳维兹死去的兄弟，我们也知道。凭直觉吧。”

“是您让杰奎琳做手语翻译的吧。”

“是的。我问她愿不愿意做助手，因为她会识谱。”

“是无名的助手吗？”

“……”

“把我招集过来的也是您。或许选择穆阿弗托的也是您吧。”

“大致上可以这么说吧。”

“您把无名看得很重要吗？”

“非常重要。”教授嘴里答着，视线却并未离开小册子，“我非常重视他。”

“对于死者来说——”我尽量小声说道，“难道没有更合适的处所吗？”

“话虽如此——”教授凝视着我的眼睛说道。我注意到他目光中的虹膜颜色比以前淡了许多，突然想到教授已经快满八十岁了，“——可是，行男，你认为哪儿才是适合他待的地方呢？你有决定的权利吗？”

我无言以对。

观众席陷入了黑暗，舞台变得明亮起来。

14

舞台中央是一架平台大钢琴。钢琴里面纵横排列着的支撑琴弦用的琴框，可以负担二十吨的重量。“将乐符串连稳固起来，需要这样的力度。”调音师学校的教授好像曾经这么说过。

格拉菲纳维兹在钢琴前面坐了下来。接着，爱娃和布罗哈斯卡分别从舞台两侧上场了。在着装方面甚是出名的爱娃，竟然颇为罕见地穿着黑银相间的舞台服装，显得十分朴素。

爱娃深吸了口气后，钢琴响了起来。第一曲开始了。

谁解相思渴

谁知我心伤！

是沃尔夫的《迷娘 II》^①。少女迷娘原本是一位意大利贵族的女儿，年幼时被人拐卖，如今在北部意大利沦为江湖艺人。这是她在面对自己的悲惨命运时所唱的歌曲。

钢琴声断断续续地流淌出来，音符与音符的间隔逐渐缩小，如同乱了步调的小碎步，急急赶上。

远离众欢乐

孤单何苍凉

举手天寥廓

极目向彼方

钢琴突然停下了脚步，旋即又像是若有所思一般，音符重新流淌出来。重复了一遍刚刚弹过的曲子。随后，那荒凉的心之风景渐渐浮现出来。

爱我识我者

噫嘻在远方

我神多眩惑

焦灼我心肠

谁解相思渴

谁知我心伤！

一声呐喊，可以窥见其中蕴藏着的少女那近乎疯狂的苦闷。而那伤口马上又“啪”的一声合上了。一曲结束，看不见的伤口此刻还在沉默的听众席上继续呼吸着。听众鸦雀无声，连咳嗽的声音都听不到。

第二曲。同样还是《迷娘》。

你认识吗，那柠檬盛开的地方？

金橙在阴沉的叶里辉煌

一缕薰风自蔚蓝的天空

番石榴寂静，桂树亭亭——

你可认识那地方？

到那里！到那里！

啊，我的爱人，我要和你同去！

身体内一阵电流通过。

这是无名的信息。

向往南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土地肥沃、缀满鲜



①《迷娘》的歌词来自于歌德的同名诗歌。本文中采用的是冯至先生的译文。



花与果实的国家——那是迷娘的故乡。从乌云密布、贫瘠质朴的北国传来的信息。这是无名从那里传送到人世间的信息。

你认识吗，那白石为柱的楼阁？
广厦辉煌，洞房里灯光闪烁
大理石向我们凝视
可怜的孩子，人们怎么欺侮了你？
你可认识那楼阁？
到那里！到那里！
啊，我的恩人，我要和你同去！

你认识吗，那座山和它的云线？
骡儿在雾中寻它的路线
洞穴中伏藏着蛟龙的苗裔
岩石欲坠，潮水打着岩石
你可认识那座山？
到那里！到那里！
是我们的途程，啊父亲，让我们同去！

你们——
——无名的手指寸步不离，紧随着爱娃的歌声，无声地唱着歌。

听！我的歌。我的声音。我的名字。我在北国。我的声音传到那里了吗？

指尖的呐喊侵扰了爱娃的演唱，甚至想要支配爱娃。这已经成功了一半，但爱娃也坚强地挺了下来。与其说她抵抗住了钢琴的“攻击”，倒不如说是她先接住“攻击”，再以呈巨大幅度的抛物线抛出，使自己免受蛊惑。她将钢琴的感情驯服后变成了自己的歌声。

但若换成资质平凡的歌手又将如何呢？

轮到布罗哈斯卡出场了。由于紧张的缘故，他脸色苍白。

钢琴的声音峰回路转。

天空一扫阴霾，放射出令人目眩的光芒。

《春满四时》。

春天的花园。布罗哈斯卡咏唱的是竞相开放的百花和娇美的新芽。芒草的白色花瓣，番红花那燃烧的新芽，还有樱草略微有些傲慢的姿态。格拉菲纳维兹兄弟将铃铛一般热闹的音色效果发挥到了极致，整个大厅里都洋溢着花花草草的盎然春意。音乐使得会场内的空气仿佛焕然一新，我也不由自主地深深吸了口气。

格拉菲纳维兹兄弟的脸上浮现出喜悦的神情。这份喜悦既来自于对整个大厅尽在自己掌控的自信，同时也是因为看穿了我的“计划”，并且坚信胜利终将属于自己吧。我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格拉菲纳维兹兄弟隐隐地看了我一眼。

的确如此，我的计划很快就将暴露。所谓的“设计”也脆弱得不堪一击。我太小看无名了。不过，现在还说不清楚究竟谁胜谁负呢。

优美的曲声继续在大厅中流淌。从第二十九首到第三十一首中可以听到异教的声响。

来自《西东诗集》的赞酒歌。布罗哈斯卡所唱的是粗犷豪放的歌曲，并不拘泥于技术上的细枝末节。听众们已经完全陶醉于这歌曲中了。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歌声已经沦为钢琴的附属品。正在演唱的已经不再是布罗哈斯卡了。布罗哈斯卡本来试图歌唱自己的感情，然而事实上不过是钢琴的感情经过了他的双唇而已。钢琴稍微加强一下力度，布罗哈斯卡的声线便随之上扬；钢琴若是抛一下媚眼，他便也暗送一个秋波。这委实有些好笑。而在歌声的背后，钢琴却是自由自在，游刃有余。被神所宠爱的喜悦，沉醉于甘醴的快乐等等，所有的感情都挥洒得淋漓尽致。向异国的神灵祈祷，装扮成酒仙，对这个世界的所有思念之情都借布罗哈斯卡的嘴一吐为快了。

可是——

潜藏在音乐的水面之下的，却不仅仅只有这些。

我与无名之间的战斗还在继续。

无名的两个额头都深深地皱着。我隐隐约约有一种意料之外的感觉，可究竟是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我还说不上来。

又轮到爱娃上场了。

今夜的高潮就快来临了。

……杰奎琳，你一定在大厅的什么地方听着吧。一定是这样。我下的“毒”好像已经起作用了。你知道的吧。无名的音乐之中，另外一种乐声奏响了。而注意到这一点的只有你、我、萨巴斯塔诺教授和爱娃而已。爱娃终于开始向歌曲集的最后三首进军了。这三曲可谓沃尔夫的登峰造极之作。爱娃和无名二人必定会全力以赴最后的决战。

无名缓了口气，掏出手绢来擦了擦手，接着又擦了擦两个额头。

杰奎琳，我来告诉你我的计划吧。

以钢琴键盘的中央为界限，我已将左右两侧的





音色调得不一样了。这种事情并不少见。譬如，霍洛维茨^①的钢琴就先被调成高、中、低音不同的音性。而霍洛维茨就是驾驭着这架钢琴，弹奏出了无比绚烂的音色。

华丽敏感的高音和深沉浑厚的低音。这就是我开的处方。琴键的反应我也作了调整。还有触碰的力度、琴键被按下后发声的位置、弹回的速度等，左侧与右侧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连音调也发生了些许错位。然而，此时此刻琴键却被无名完美地操纵着。他并没有努力将音符混合，而是将音符的杂乱无序作为音色的优势，给予了音乐神奇的活力与霸气。多么出色的演奏呀。无名一定是想要克服我有意的妨碍，就算是会使得演奏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不协调也在所不惜。

可是，无名完全忘记了。

无名这个人并不存在。

真正存活在这个世上的是德勒斯和克劳斯。

无名用力按着琴键。

乌云从四面八方翻滚而来，顿时电闪雷鸣。

《普罗米修斯》——反抗天神者之歌。

爱娃坦然地唱着这首男歌手的歌。那挺起胸膛唱歌的姿态与立于帆船船头的人影颇为相似，很有气概。歌曲中，天神被指着鼻子大骂着：“假使一些孩子和乞丐，不是抱着幻想的傻瓜，你们早就饿瘪啦。”

……杰奎琳。

德勒斯和克劳斯还活着。我在痛击格拉芬纳维兹的时候，身体的疼痛已将二人唤醒了，虽然只是一瞬间而已。现在总算以不可逆转的方法使那样的情形再次出现了。

若是有什么可以唤回孪生兄弟的办法，那么除了音乐，别无他法。就好像无名通过与你的合奏唤醒了自已一样。凭借音乐的力量，孪生兄弟或许能够打破音乐的枷锁吧。

还有一个相当明显的地方，你应该想起来的。德勒斯用右手，克劳斯用左手。德勒斯和克劳斯是两个各自拥有身体的人。两个大脑。两个心脏。两条胳膊。两对耳朵。他们必须注意到这个事实。若是只有我注意到了，那也不赖。

我的计划就是来源于此。两人的耳朵对于混合的不悦耳的声音一定会感到不快吧。另外两人的手对键盘的反应不同，因此也一定会产生困惑吧。正是这些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音乐内部的不协调

感，在这里一定会唤醒德勒斯和克劳斯。倘若这样的话，他们就会第二次夺回自己的演奏吧。

歌声背后，无名开始渐渐失去对钢琴的掌控能力了。两手不再协调，左右音的不同也无法完美地加以控制了。音乐的力量失去了速度。德勒斯和克劳斯要从无名那里夺回自己的音乐了。但另一方面，爱娃却是渐入佳境。

《伽尼墨德斯》。

甜美的音乐沸腾起来。被宙斯遣出天庭的美少年的恍惚自语。在这个地方，钢琴手必须将细节的处理发挥到极致。

然而，无名的双手已经被德勒斯和克劳斯夺走了。孪生兄弟开始给予反击了。这是一场压抑了意识表现的、平淡无奇的演奏。浪漫的氛围被破坏了，然而观众似乎已经完全被爱娃吸引了，并未留意到。她如同女王一般站在那遥远模糊的伴奏面前，她的歌声让琴声渐渐往后退去。那让人惊艳的嗓音和超强的表现力相映生辉，越发光彩夺目起来。

……杰奎琳。接下来要做的是杀死无名。可以这么说，我做的只是事前准备而已。而在此之后，德勒斯和克劳斯要怎么做才算正确呢？我不知道。

《人类的局限》。

钢琴的声音如同远处的钟声，继而又变成颤音，然后歌唱开始了。风格骤然变得与《普罗米修斯》截然不同，歌德转而歌唱对神灵的谦卑以及人类的渺小。

爱娃的声音到达了最高潮。歌曲所要求的感情全部由她一个人承担了，或者说，她的声音连本应由钢琴来负责的部分都渗透到了。

另一边，德勒斯和克劳斯完全无视歌曲的微妙部分，继续敲击着琴键。不过，即使只是单调的伴奏，由于是孪生兄弟演奏的缘故，也决不会让人觉得了无生趣。这种敲击键盘的方式不仅仅仅是为了压制无名而已，这究竟是怎样一种计划我也不清楚，但这似乎的确是杀死无名的最佳方式。

爱娃出人意料地加入了进来。歌曲的“感情”由她一人来承担，德勒斯和克劳斯则专心赴战。而无名则将曲子的感情增强，将孪生兄弟困于其中。不过这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演奏临近高潮。这首曲子跌宕起伏，感情的变化发展如同一道拱形线，达到顶点时感情将会爆发。如果说无名有得胜的希望的话，也只能是在中

①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1904~1989）：美国最负盛名的钢琴家之一，美籍俄罗斯人。



间高潮部分的时候。一定是那里。

假如人飞向空中
用头顶
去碰撞星
悬空的脚
就无处踏落
而云和风
会把他戏弄

我疑心自己是否听错了。

无名没有反击。不管音提到多高，钢琴都显得异常安静冰冷。再也听不到无名的声音，也闻不到尸臭。只有那似乎正向更辽阔的地方虚无地扩散开去的乐音。空旷、寂寞的地方。

我总算明白了。

现在是无名自己想死。

无名绝非是拥有实体的人。他只不过是心电感应磁场运转时导致异常行为的伤痕而已。只要伤口复原，无名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德勒斯和克劳斯最终查明了无名所在的正确位置，并使用钢琴的声音，扫描了一遍自己身体里的磁场。他们将高纯度的声音释放到磁场，再以折回的感情强弱来探查磁场的异常和伤痕的位置。然后，他们将声音收回，叩击伤痕处，将其打磨得光滑可鉴。如同敲击金块表面的破损处使其平滑一般，他们执拗地用没有感情的声音敲击伤口，使其变得平整。在演奏这三首曲子的过程当中，德勒斯和克劳斯不停地用力击打着无名。

演奏回到了起始部分的乐曲构思，钟声般的音乐响起。孪生兄弟在做着伤口复原的最后工作。浑厚深沉，如声纳般反复不断的鸣响，同执拗地落在无法动弹的无名的尸体上的最后敲击声，以及丧钟的声音一并传到了我耳里。

丧钟忽远忽近的声音将无名埋葬以后，舞台上的四个人向听众深深鞠了个躬。观众席上响起的热烈掌声迅速将他们淹没了。

助理走了出来，帮助格拉菲纳维兹兄弟站了起来。爱娃和布罗哈斯卡分别站到了孪生兄弟的两旁，抓起他们的手高高地举了起来。

……杰奎琳，这就要结束了吧？我的作用也就到此为止了吧。世界上屈指可数的钢琴家现在被杀死了，却只有极少数的人注意到了。

布罗哈斯卡满脸通红地面对听众，大幅度地挥

舞着手臂。这个没什么心计的家伙。若说到那些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人，他肯定要名列榜首。他的头脑里除了自己的巨大成功之外，什么都没有。布罗哈斯卡走到舞台前面，带着深受感动的表情，挥挥手，朝着听众深深地鞠躬。当他第二次抬起头时，那张脸却奇妙地扭曲着，似乎马上要哭出来，又像是马上要笑起来的样子。再一看，却又是面无表情，一脸的无动于衷。接着，布罗哈斯卡紧紧地抓住琴谱架，高高举起，朝着格拉菲纳维兹兄弟挥过去。

一声闷响，孪生兄弟应声倒地。又是一击，鲜血涌了出来，会场开始骚动。接下来的一击，布罗哈斯卡向助理和爱娃狠狠地挥过去，然后继续向孪生兄弟进攻。第四下、第五下，那结实的如同樵夫一般的胳膊一刻也不消停。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格拉菲纳维兹兄弟便一动也不动了。而那胳膊却依旧不停地挥舞着。沉重、深长的闷响有规律地回响着……

15

格拉菲纳维兹兄弟死了。头盖骨脱落，数根肋骨刺穿肺部。

三年之后。

爱娃尽管只受了点轻伤，但一直没能痊愈，直到最近才终于重返歌坛。那几年本应是她事业的巅峰期，结果却被白白地浪费掉了。如今她那富有神圣气息的魅力已几乎消失殆尽。而自打那之后，我便再也没有见过穆阿弗托的面。我靠着当调音师和钢琴教师的收入勉强维持着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去年我和杰奎琳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儿子。

布罗哈斯卡因为精神失常而住进了医院，直到现在他还常常发病，不能离开隔离病房半步。恐怕将来也没法离开了吧。他的整个人格已经被完全破坏了。

究竟是谁破坏的呢？

这里有一盒磁带。

这当中收录了爱娃和布罗哈斯卡的最后一次彩排，可以听到在音乐会上最后没能听到的歌曲——准备回应观众再演要求的《迷娘Ⅲ》。

迷娘被选作扮演天使，在生日那天送孩子们礼物。可任务完成之后，迷娘却不愿脱下天使的衣裳。





让我保持这形骸直至逝去
请别把我的洁白衣裙褪下！
我将会匆匆离开这尘世
去到地底坚实的家

既不悲痛也没有激情。忧伤的色调当中交织着安详，整首曲子流淌着一种既非长调亦非短调的淡淡的情感。虽然并非甘心受死，但却似乎又有这样一种愿望。生死相依的音乐，格外甘美。

事情告一段落后，我重听这盘录音带，不由愕然无语。因为录音带里面，在疗养营时柔和地对待音乐和感情的格拉菲纳维兹又回来了。不仅如此，录音带里无名的感情表现虽然被强烈抑制了，但却同格拉菲纳维兹的音乐深深地混为一体。两种音乐互相认可，互相追赶。这盘录音带的听众也许会体验到沃尔夫和格拉菲纳维兹与自己感情的共鸣吧。

现在我明白当时为什么会误会了。原因在于那架立式钢琴。看了疗养营的录像带后，我立即将过去完美的自己（我曾经很自负地这么认为）投影在了钢琴上，并且将这一图式简单地应用在了孪生兄弟身上。那架钢琴演奏的音乐是正确的，而现在的状态却并非如此——我一直是这么确信的。我将无名和孪生兄弟套入了敌对关系的图式，并认定《拜尔》和在疗养营的演奏才是孪生兄弟的东西。

然而，我错了。事实是明摆着的。格拉菲纳维兹倘若要搞音乐的话，心电感应是不可或缺的。无名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格拉菲纳维兹的音乐永远都是冠着格拉菲纳维兹姓氏的三个人演奏的音乐。立式钢琴所演奏出来的音乐之所以纯净无瑕，也是因为无名的存在。

在二重奏中苏醒的无名，一段时间内或许曾经旁若无人地率性而为过。但是，两种音乐终会互相交融在一起。就算当时布罗哈斯卡没有杀掉孪生兄弟，可是无名已经死了，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听到那样纯净的音乐了。岂止如此，本可以在将来什么时候听见的双方的解的音乐也不可复得了。

这是由于我的性急所造成的。不过，我还有辩解的余地吧。德勒斯曾经说过：“要把演奏从那家伙手中夺回来。”当时的我对于此话深信不疑也是无可厚非的吧。孪生兄弟并没有说谎，只是越是跟自己有关的事情就越是闹不明白而已。

这话已经说得太长了。

可是还有未能解释的部分，比如说布罗哈斯卡。他为什么要杀死格拉菲纳维兹兄弟呢？

所幸的是，关于这件事情最理想的交谈对象很快就要到这里来了。在几年的杳无音讯之后，我终于在昨天收到来信，得知今天他将到这里来。这篇故事实际上也就是为了这个人而准备的笔记。

那么，就让我们把故事结束，合上笔记本，一起等待这位客人的到来吧。

他就是安东尼奥·萨巴斯塔诺教授。

绪方行男的公寓靠近市街，很快便找到了。是一幢虽然旧但却很结实的建筑物。我下了出租车，钻进公寓的大门。

按照管理员交代的，我上了楼梯后沿着走廊一直走，拐个弯，尽头处便是他的房间。上等的绒毛地毯将我的脚步声隐藏得干干净净。快到他们门口时，我心里却愈发感到不安起来。这时候，腹部那肿块也愈发冰冰凉凉地疼痛起来。

我轻轻地压了压衣服内袋。那里实在的手感让我心里踏实了不少。我受到鼓舞，按了门铃，又拧了拧门把手。玄关那里凉飕飕的，光线很暗，不见任何人出来。

“请进。”

我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过去，有光线从书房里透露出来。是电脑屏幕发出的光。行男正在敲打键盘。昏暗的房间里，只有屏幕和他的脸是亮的。

“这么晚打扰，实在是不好意思。”

“快请进呀。杰奎琳陪孩子出去看电影了。您随便坐。”行男盯着屏幕，冷冷笑着，“请再稍等片刻，很快就完了。”

“现在几点？”

“九点。”行男回答道，眼睛依旧盯着屏幕。

“那……”我在衣服内袋里摸索着，“借我烟灰缸用用吧。”

“啊，雪茄烟啊。真怀念啊。”

行男总算朝这边转过身来。然而，正如我所预料，那副表情却并不是我认识的行男的表情。

“好久不见！无名。”

“你知道啊。”他大模大样地回答道。

“我知道。你们两个可都是我教出来的学生呀。”

我点燃了今天的第三支雪茄烟，让烟润了润喉咙。

“你刚刚在写东西吧？”





“你瘦了不少呀，脸色也很差啊。”

“你倒是说话呀。”

“我在做记录，有关杀人事件的。题目还没定。要不，就叫《杀死无名》什么的吧。”

“有趣吗？”

“当然啦。这可是一个想要杀死我的男人的感情纪录呀。”

“你是怎么写的呢？”

“很简单。我给了绪方行男‘一击’——这样一来我就把自己复制到了行男身上。我并非只能存在于磁场中。只要是信息流动的地方，可以通过某种途径制造伤痕的话，我就可以在那里复制自己。我只是在行男身上弄了个很小的伤口而已，但是我慢慢膨胀，最终完全把他给吞噬了。在行男自己察觉之前，我已经完全代替了他的存在。我一边吃，一边走马观花似的品味着他的感情，真是太可口了。全部吃光之后，他的所想就全变成了我的东西，也可以说是变成了血肉般的存在吧。”

“不过，吃起来不错，写起来更愉快啊。行男的记忆、人格、感情还在这儿呢（无名用行男的手指点了点自己的胸口）。行男鲜活的情感在我身体里面复苏啦。行男是如何想的，如何生气，如何悲伤，如何陷于妄想，又是如何调查我，想了哪些办法。行男换作我，一五一十地写出来啦。”

我眼前浮现出一个影像来。那是一具七零八散的人体，被活生生地浸泡着的躯壳。

“这是亵渎。”

无名一脸迷惑。可能对他而言，这还是一个不太熟悉的概念。

“并不是把他杀掉了，不是吗？这份笔记就是把他复活之后写的。所以这也可以算作他的作品。事实上，行男也认为这是他自己写的。他还认为跟杰奎琳结婚的也是他自己——我是说在他复活期间。他活着，并且享受着幸福。”

“杰奎琳……她知道多少？”

“对啊，她到底知道多少呢？她管我叫行男，态度也很平常。而我，有关自己的事情什么也没有说。但是……”行男的脸上浮现出无忧无虑的笑容来，“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杰奎琳会想到和自己结婚的竟然不是行男。”

无名对于自己之外的事情，一概是轻视、看不起的。感情，在他看来也不过是可以自由操作的一个部分而已。

“那么，其他几次杀人又怎么解释呢？杀死李

生兄弟的人是你。给了布罗哈斯卡‘一击’，然后便在他体内安装了定时炸弹。还有，克拉拉·凯奇、她的两个佣人、心理学家、你的双亲。他们的死都是你干的。你的声音能够彻底破坏人的心灵。你打算这样下去到什么时候？”

“教授，您觉得遗憾，这我能理解。你们一直试图把我和德勒斯他们融合成一个人。或许是这样的吧。但是把这事交给行男去做就坏了。一切都事与愿违，计划宣告破产。”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我就是这么活着。不能死，也不能就这么被兄弟杀死。我不是普通人，我必须更加精神抖擞地活下去。为此，我做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你认为你自己活着吗？”

“看来教授不这么认为呢。那么，这个您又如何看待呢？”

无名微微一笑。那张脸，一瞬间就全变了。

绪方行男出现了。无名给他解开了束缚。那副表情我该如何形容呢？那是一副被禁锢在狭小空间里、什么都看不见、什么也都听不到、长年任人摆布的表情。不过，行男的脸上倒也未见得有什么不幸福的表情。他的嘴唇不住地颤抖着，似乎有什么话要说吧。或许要和我说他做了梦，梦见我跟他久别重逢在母校之类的吧。可惜无名把声音切断了，我无法明白他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如此高兴。

“我的想法不一样。人到底活着与否是一个相当微妙的问题。简单地说，教授，您夫人便是那样的。”

“我夫人？”

“我知道。听说您的夫人早就去世了。可是您还保持着从前那种吸雪茄烟的习惯。行男到现在还以为您夫人活着吧。”

“您只要习惯不变。不知内情的人恐怕都会认为夫人还活着，而且这也正是您所希望的。夫人就是活在您吸雪茄烟这一细小的动作里。有时候，人为了生存，仅以这样的形式就足够了。”

“坟墓不是人，碑文也不是本人的话。”

“那如果有一种可以经常变换内容的碑文呢？”

“活着的人可得不到宁静，因为不知道接下来‘坟墓’会说些什么呀。”

“我可是很聒噪的坟墓哟，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不大说话谁也不会听。”

无名将书房角落的立式钢琴的琴盖掀了上去。





是那年夏日聚会上用过的那架钢琴，也是我送给行男的礼物。

“我没有自己的手指。声音、眼神、名字都没有。能够证明自己存在的东西，我都没有。那么，我就只好借了。我借用了孪生兄弟的手指，可他们越来越不听话，所以我就让布罗哈斯卡把他们给杀了，接着又附身到了行男身上。这可真是太棒了。如果一直跟着孪生兄弟的话，我恐怕到死都是处男吧。”

“不管什么都可以。钢琴也好，歌曲也好，笔记也好，什么都行。我是座爱说话的坟墓，不能够停止说话——就算是杀了我的依附体也不行。”

我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手枪，对准无名的额头。

“这可不是上了年纪的人应该拿的东西啊。”

“我好歹也当过兵。不会脱靶。”

“您在哪儿搞到的枪？”无名淡淡笑着问道。

“杰奎琳给我的。”

无名听了之后好久说不出话来。

“……我也可以给教授您‘一击’哟。这样，我就可以继续活下去。”

“我会及时当场开枪自杀的。”

无名的表情变得可怕起来，他明白我是认真的。

“这个身体可是行男的哟。他还活着。您要杀了他吗？”

我没有将手放下。无名一脸苦笑。

“唉！要是没让您见行男就好了。”

“还不够吗？这难道不是个好时机吗？停酒吧，无名，是时候承认二十多年前的死亡了。”

“啊。是吗？我总算明白了。教授，您得了癌症吧。”

无名嗤嗤地笑起来。被他猜中了，是肝癌。已经恶化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了。

“难怪您看上去如此消瘦。太过分啦。您自己没什么风险了，便想拍拍屁股走人，但明明直到如今您都是放任不管的。这就是您负责任的方式吗？”

说得有道理。可责任是不能不负的。我是这一切事情的罪魁祸首。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孪生兄弟与杰奎琳的相识，音乐与商业的结合，以危险的形式将无名唤醒。而把行男牵扯进来，让他成为孪生兄弟的搭档，这是最糟糕的做法。自那场车祸以来，行男便已经和死亡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了。他就站在死亡旁边，而且一只脚已经跨了过去。对于无

名来说，再没有比他更好利用的对象了。

我想再说一次，我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所以我默默地打开了手枪的保险。

“哎呀呀，您可真真是个倔强的老爷子啊！不是什么都没有解决嘛！”

无名一副举手投降的表情，呵呵地笑道。又是那种毫无戒备、傻呵呵的笑容。

我几乎也要跟着他笑起来了。不过我还是没有。

“为什么不笑？”无名笑着问道，“跟我有心灵感应，这让您觉得害怕了吧？是害怕那种‘一击’吧？您总是这样的。您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却从来不露浑水。”

无名说的都是真的。我希望自己笑纳这样的指责，可是我却做不到。不过，能言善辩本来就是他的武器。

太多的语言和感情聚集在周围。令人厌烦的坟墓，喋喋不休的死亡。

我扣动了扳机。枪声使我浑身都在颤抖，子弹从他额头正中穿过。行男的头剧烈地摇晃，铆足了劲儿，似乎想要将什么东西从那里赶走一般。

随后，硝烟伴随着强烈的血腥味儿扑鼻而来。

就这样，我杀死了他。

无论将受到怎样的指责，我都无所谓了。我所杀的是世界上最出类拔萃的钢琴家。如今再也无法听到那种美妙的音乐了。而杀害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音乐上的合作者——我。现在，死亡即将到来，我打算将行男的笔记和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留在世上。

然而，正如我一开始所提到的那样，每次想到他们的死，不知为何，我的内心总会感到一阵愉悦。

这么说可能有点鲁莽。可是，我并不是想要诋毁无名才这么说。他死了真好——我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尽管如此，在祭悼、怀念无名时，我却满心只有这种愉悦的感觉。

我想起了最后的那个晚上。

我闻到了一股血与硝烟混合后的刺鼻气味。

但是这气味里面没有一丝行男所说的尸臭味。

所以我认为无名很愉快地领受了我的子弹，选择了弃“名”而死。

身后的门打开了。杰奎琳从背后将我紧紧抱住，我感到有热乎乎的眼泪滴到了我的脖颈处。



“谢谢！教授。”

“应该说谢谢的是我呀。”我答道。

……

杀掉他之后，心情十分舒爽。在我看来，剧烈后仰着的行男扭曲的脖子也是令人愉悦的，好像我原本就打算通过枪杀来解放无名似的——把只能生存于人类情感中的无名放飞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去。

我知道自己所说的不合逻辑。没有行男，无名是没有办法存在下去的。所以我才扣动了扳机。

尽管如此，我却很享受这种毫无道理的幻想。

我幻想无名离开行男身体后，将会以全新的方式继续生存下去。我幻想他即便没有寄居在他人的身体之中，也会生存下去。

如果真的如同无名所说，只要是信息流动的地

方他就能生存的话，那么我和家人、朋友以语言和动作交换信息时，在那流动的信息水面上，可能就倒映着无名的身影。他可能还会在因双方的干预而随时变幻的微微涟漪上冷笑着。

是的。在自言自语的我和听这个故事的你之间，在你和家人、朋友会话与交流感情的时候，还是有着无名的影子。并且，那影子仍会插嘴进来絮絮叨叨个不停……怎么样？对于因二重奏而苏醒的无名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安身之处吗？

因为这不着边际的想象，我似乎变得异常开心了。或许可以这么说，因为我并不觉得这是诅咒，反而觉得更像是祝福。

他就处在谁都无法触及的地方，就好像待在高高树梢上的猫一样。不一会儿，他又浮现出种种笑容，继续逃离我们的视线。



译后记

张真 / 文

第一次接触的飞浩隆作品是《夜沼之中》，印象极深的是小说中光彩夺目的绮丽与溃烂腐败的丑陋之间的强烈对比，强烈到令人窒息。

《二重奏》同样让人感觉到窒息，生与死的对决、爱与恨的纠缠贯穿了整部小说。冰冷、死亡、恐惧、无奈，不仅窒息，还觉得沉重。然而窒息与沉重之外，还有一种感觉让人着迷。那是游离在爱与恨之间的感情，生与死之外的存在，拯救与被拯救的坚持，留恋不舍而又决绝。正是这种奇异诡谲的氛围，让我在翻译完之后既有一种逃离了沉重与窒息的如释重负，又有一种淡淡的忧伤，甚至觉得意犹未尽。

这是一部回忆、往事、感情与音乐交织在一起的故事。作者对音乐的描写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无论是乐器还是歌剧，无声的文字演绎出了恢宏而又绚丽的音乐世界。高潮部分钢琴与歌剧的“斗技”既有舞台剧的华丽和大气磅礴，又如同电影中决斗场面般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对音乐的描写可以说给这部基调为黑白灰的小说涂上了一抹亮色。

《二重奏》大概算是典型的日式“软科幻”吧。没有复杂的一套又一套的科学原理，文学色彩更浓厚一些，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更像一部心理分析小说。故事发生地不是日本，除了“我”

是日本人，故事中登场的人物纷纷抱着长长的名字，瑞士、波兰、伦敦……场景不断变换，奥地利、德国的钢琴家、作曲家、诗人、作家、乐评人也都曾被作者信手拈来放在小说中，钢琴、竖琴、大提琴、歌剧、八音盒、舒曼、拜尔，共同营造出异国情调的氛围。不过，故事本身却又是极具日本情怀的——细节描写渲染出温暖的感觉，字里行间渗透着的淡淡的伤感与怀旧情愫，连一段钢琴的录音都勾起“我”幼年时“游泳池周围的水泥地面炙烤脚底板的愉快心情”。如此细腻的描写，恐怕是日本文学的特色吧。这一点也是我最着迷的地方。日本文学总带着感官文学的色彩，描写的出发点几乎都是人的感受、感觉、感情，冷冰冰的外壳往往包裹着最柔软的部分，不经意间就触碰了我们最脆弱的那根神经。

翻译完《二重奏》时正值北京仲夏，突然发现自己还走不出来，还牵挂着“无名”的结局，还忍不住要想，自己的心底深处，是不是还有另一个自己。“他就处在谁都无法触及的地方……继续逃离我们的视线。”——喜欢这种留有想象余地的结局，虽然不完美，也没有皆大欢喜，但是爱与恨都被释放，一切回归宽容与原谅，原本因为沉重而压抑的心情终于可以放松。